



蕉風

月刊

285 期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號

LIBRARY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ENTED BY
THE PUBLISHER



KDN 9254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285期 ●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號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Ag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89876
Ipoh Book Co., No. 75 Market Street, Ipoh, Perak. Tal: 4660

\$0.50 senaskah 定價五角



稿約

我們希望作者們寄來的作品是：

態度要誠懇的，不要虛假的；

表現要創新的，不要模倣的；

內容要紮實的，不要浮淺的。

文責由作者自負，版權由我們與作者共有。

並請作者們注意幾點：

來稿無論是否刊用，皆不退回；

譯稿要附原來文字，並註明出處；

稿費在刊出後三個月內發出。

■小說

黑色勝利·紀文如·57

惡魔之夜·麥浪·68

是與否之間·凌高譚·73

■散文

海誓·黃昏星·80

聲調·陸永漢·82

■史料

中國新詩集總目(三)·吳戈·85

■風訊·編輯室·94

蕉風月刊

二八五期

目錄

■封面畫·西德 Emil Schumacher 作品·陳銳利提供

■論述

埃佛勒斯峯十年·鄭百年·4

簡介本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沙白羅·鍾 圓·23

文學作品的前後關係·王潤華譯·26

■「等待果陀」特輯

安東尼白萊斯如是說·莫逆譯·31

明日之歌·張瑞星·32

「等待果陀」簡介、分析、觀後感·瓊怡斯·34

■專欄

談蘇東坡「水調歌頭」英譯·何榮良·38

■詩

黃河·溫瑞安·43

風情畫·賴瑞和·47

詩三首·艾文·49

河山冥想·沙河·52

樹·西河洲·53

心香·尤索夫·55

鄭百年

埃佛勒斯峯十年

(代序)

在文學的領域裏，詩是埃佛勒斯（Mt. Everest）峯，高達八千八百多公尺；它發脈於崑崙山脈，西王母率領她的群鶴，終年譜製歌謠的地方。然後，南行東進，蜿蜒達萬里之遠，滙聚音樂、戲劇等諸峯，兀然矗出一座世界最高奇峯。因此，我們看到許多住慣埃佛勒斯峯的詩仙、詩聖們，在他們的集子裏，閃爍的盡是奪目的明珠，不必有散文、論文；而那些以散文、論文稱著的文學家，却愛高攀埃佛勒斯峯，時而踏郊，時而探青，讓埃佛勒斯峯的瑰麗雪片，像書籤一樣地夾在自己的集子裏。

埃佛勒斯峯不是一般文學家所能抵達的；作為文學的最高奇峯，她以最精鍊的文字，以明示暗喻、意象和音樂的手法，發揮任何文體所不能具有的感性，向讀者展示一個意境，或者是一個境界。登上埃佛勒斯峯英雄勝的詩人的一首好詩，往往就是人間不可再造的一朵絕上奇葩，短短一篇數行或數十行的詩作，表現出詩人無窮的意念和情懷，令千古以下之讀者，永遠吸取不盡。例如陳子昂的「登幽州台歌」：

前不見古人，
後不見來者，

念天地之悠悠，
獨愴然而涕下。

短短四行詩，飽滿着蒼茫、幽壯的情懷，又豈是散文、小說所能够勝任的？寥寥二十幾個字，滿載着詩人無窮的意念，就像埃佛勒斯峯上的萬年積水，永遠吸取不竭；這又豈是其他文學所能望塵的？

中國的古詩古詞，無可懷疑的，是一座千人攀、萬人仰的埃佛勒斯峯；它最深邃的一層冰層，是三千年前千人萬人在情動於中之後，一面詠歌，一面手舞足蹈地鋪打上去。在這一層深邃且厚厚的冰層裏，傾埋了黃河流域的整部民族史；如今，還是到處供人踏郊、探青的好地方。屈原是埃佛勒斯峯裏的夸父，他在追逐整個楚國的一個赤紅太陽失敗之後，奔到湘水、滴水之濱，一口氣吸完了整個上流的楚國文化，然後，把隨身的木杖拋到峯腰，化成一座一座的樹林，自己就殉葬在一浪一浪的楚歌聲中。漢朝以後，埃佛勒斯峯以最嚴凍的氣溫，從最深邃、最厚厚的冰層裏，逐漸冒吐出一股精純而又甘美的礦泉；這股甘泉，含有最多最濃的維生素，乳育了魏晉的東籬南山、李唐的峨帽山月。埃佛勒斯峯最後的一次冰輪，是從魏晉的時代開始顯迹，李唐唱的是正曲，趙宋歌的是變調；它們分別推陳出新地爲埃佛勒斯峯壘出奇絕無比的冰層，深厚一千公尺。

從明朝到清朝，埃佛勒斯峯在古老積冰的封鎖之下，失去了再造冰輪的生機。攀登上去的文人，只能在正曲和變調之間迂迴縈繞；英雄勝底下，再也寫不下新的名字了。埃佛勒斯峯再次降到最嚴凍的氣溫了。

一九一五年夏天，胡適和任叔永（鴻儒）、梅觀莊（光迪）、楊杏佛（銓）及唐肇黃（鉞）等，在美國綺色卡（Ithaca）城討論文學改良的問題。第二年的七月二十二日，胡適寫了一首論戰的白話詩（註一）：

「人閑天又涼」，老梅上戰場。

拍桌罵胡適，說話太荒唐！

說甚麼「中國有活文學」！

說甚麼「湏用白話做文章」！

文章那有死活！白話俗不可當！……

文學沒有古今，卻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

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

本來同是一字，聲音少許變了。

並無雅俗可言，何必紛紛胡鬧？……

胡適會回顧當時的情境說：「……觀莊所謂『文』自然指古文辭類纂一類書事所謂『文』，在這一點上，我毫不狐疑，因為我在幾年前曾做過許多白話的議論文，我深信白話文是不難成立的。現在，我們的爭點只在『白話是否可以作詩』的一個問題了。白話文學的作戰，十仗之中，已勝了七八仗。現在只剩下『一座詩的壁壘』，還須全力去搶奪。待到白話征服這詩國時，白話文學的勝利就可說是十足的了，所以當時我打定主意，要作先鋒去打這座未投降的壁壘——就是要用全力去試造白話詩。」（註二）

胡適似乎忘記了，在文學的領域裏，詩是一座埃佛勒斯峯；是所有文學最終了、最高絕的一座奇峯。對詩擁着「像一個纏過脚、後來又放大的放脚鞋樣」（註三）的見解的胡適，希望從前峯一步躍到最後的一座峯，希望從山脚下一跳登上峯頂，這顯然是註定要失敗的——他沒有從文學歷史的源流裏，認識出這座奇峯的地理位置和海拔高度。

一九一七年正月新青年發表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一九一七年二月發表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這兩篇革命性的文字，都是用文言文寫的。新文學的第一批嬰兒，是一九一八年元月號（四卷一期）「新青年」所發表的九首白話詩：胡適四首、沈尹默三首、劉半農兩首。

我笑你繞地球的月亮，總不會永遠團圓；我笑你千萬萬大大小小的星球，總跳不出自己的軌道綫；

我笑你一秒鐘行五十萬里的無線電，總比不上我區區的心頭一念！我這心頭一念：

才從竹竿卷，忽到竹竿尖；

忽在赫貞江上，忽到凱約湖邊；

我若真個害刻骨的相思，便一分鐘繞遍地球三千萬轉！

月夜

沈尹默

霜風呼呼的吹着，
月光明明的照着，
我和一株頂高的樹並立着，
却沒有靠着。

相隔一層紙

劉半農

屋子裡擺着爐火，
老爺吩咐買水菓，
說「天不冷又太熱，

別任他烤壞了我！」

屋子外躺着一個叫化子，
咬緊着牙齒，對着北風呼要死！

可憐屋外與屋裏，
相隔只有一層紙！

新文學第一批嬰兒不是散文，不是小說，不是戲劇，而是最終了、最高絕的埃佛勒斯峯，很顯然的，這是擁有一「待到白話征服這詩國時，白話文學的勝利就可說是十足的了，所以當時

我打定主意，要作先鋒去打這座未投降的壁壘」的主張的胡適，所刻意安排的。

埃佛勒斯峯舊有的積冰固然在冰石冰屑封鎖之下，失去再造冰輪的生機；不過，胡適他們似乎無法領悟出文學領域裏的所謂埃佛勒斯峯。他們把最終了、最高絕的文學境地，當作是文學的第一起步，這是一種偏差的瞭解。埃佛勒斯峯新生的冰輪，必須從舊有的冰屑舖起，或吸取其甘飴如新的礦泉，或採掘其萬古常青的綠枝，才能够和舊有冰屑銜接。胡適的「一念」，固然徹底地擺脫了舊詩舊詞的冰石冰屑，不過，那顯然是一篇散文，絕不會是詩。沈尹默的「月夜」似乎是詩，不過，除了句子排列之外，實在是讀不出一些詩的意味來。劉半農的「相隔一層紙」，句末採用舊詩協韻的法子，首三行（「天不冷」至「烤壞了我」）應該是一個句子之二分）和四、五行在內容上的對仗，顯然的，是有意從舊有冰屑舖起的新作。在埃佛勒斯峯新的冰層裏，劉半農灑上去的這一桶白水，似乎稍微着了根。

從中國文學的歷史源流來觀察，除了韓愈等諸人之外，胡適等應該是第二次的人爲的文學革新運動。韓愈的文學運動志在革新散文，他們是從山脚下一步一步仰山而登；胡適的文學運動是全面的，他們應該從前峯拾級而登，然而，他們恰好相反，背着埃佛勒斯峯，企圖從懸崖絕壁的一面，邁開文學革新的第一步。新文學首批嬰兒之失敗，是可以想見的。

以全面革新文學爲號召的新文學運動，在埃佛勒斯峯這方面，起初之時，似乎多是失敗之作。新文學運動的最早階段（1917—1921），在小說方面，魯迅已經完成了「狂人日記」、「孔乙己」、「藥」、「故鄉」、「頭髮的故事」、「阿Q正傳」（註四）等名作，郁達夫也完成了他的代表作「沉淪」；在散文方面，周作人已推出了「初戀」（註五）、「唁辭」（註六）；至於文學批評方面，周作人有「人的文學」、「平民的文學」（註七），劉半農有「詩與小說精神上的革新」（註八）；各方面似乎都有顯著的收穫了。但是，埃佛勒斯峯呢？埃佛勒斯峯呢？

胡適的「嘗試集」儘管出版於一九二〇年三月，不過，那裏頭的詩，正如胡適自己的一句評語：「一個纏過腳，後來又放大的婦人。」（註九）在埃佛勒斯峯新的冰輪裏，胡適所獲得的，是個不可磨滅的歷史地位而已。

冰心，是埃佛勒斯峯早期的拓墾者；一九二一年，她曾寫了一首小詩「可愛的」。「可

愛的」前後都有按語；全文如下：

「我立意做詩，還是受了晨報副刊記者的鼓勵。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我在西山寫了一段『可愛的』，寄到『晨報』去，以後是這樣的登出來，下邊還有記者的一段按語：

除了宇宙，

最可愛的只有孩子。

和他說話不必思索，

態度不必矜持。

抬起頭來說笑，

低下頭去弄水。

任你深思也好，

微醺也好；

謳背上，

山門下，

偶一回頭時，

總是活潑潑地，

笑嘻嘻地。

『這篇小文，很饒詩趣，把他一行行分寫了，放在詩欄裏，也沒有不可（分寫連寫，本來無甚關係，是詩不是詩，須看文字的內容）。好在我們分欄，只是分個大概，並不限定某欄必當登載怎樣一類文字。雜感欄也曾登過些極饒詩趣的東西。那麼本欄與詩欄，不是今天才打通的。記者。』」（註十）

顯然的，冰心的散文，被編輯先生誤當埃佛勒斯峯的雪片了。在新文學的詩壇裏，這實在是一個諷刺。

魯迅在一九一八年，寫了一首題名為「夢」的短詩：

很多的夢，趁黃昏起闕。

前夢纔擠卻大前夢時，後夢又趕走了前夢。

去的前夢黑如墨，在的後夢墨一般黑；

去的在的彷彿都說：「看我真好顏色。」

顏色許好，暗裏不知；

而且不知道，說話的是誰？

暗裏不知，身熱頭痛。

你來你來！明日的夢。

這首沒有詩的趣味的詩，似乎是擠不入埃佛勒斯峯的；魯迅於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寫了不少散文詩（註十一），「夢」如果改寫成散文詩，可能會有一些韻味。

葉紹鈞於一九二一年八月，寫了「小魚」：

小魚的嘴浮出河面

不住地開合，

一個個波圈越來越大。

釣竿舉了，

小魚去了，

但正在擴散的圈兒，

也許波及無窮的遠。

在早期的詩壇裏，「小魚」可能是比較入眼的詩。葉紹鈞以圈兒「越來越大」、「波及無窮的遠」，來對比「小魚去了」，不但是個巧思，而且富有詩的情趣。「小魚去了、但正在擴散的圈兒、也許波及無窮的遠」，頗令人想起「此地空餘黃鶴樓」；「小魚」這首詩，是有內涵的。然而，第二句「不住地開合」欠修飾，「釣竿舉了、小魚去了」過份鬆弛；短短的七行詩，句子却顯得冗長。

郭沫若一九二〇年寫了一首「我是個偶像崇拜者」：

我是個偶像的崇拜者喇！

我崇拜太陽，崇拜山嶽，崇拜海洋；

我崇拜水，崇拜火，崇拜火山，崇拜偉大的江河；

我崇拜生，崇拜死，崇拜光明，崇拜黑夜；

我崇拜蘇彝士，巴拿馬，萬里長城，金字塔；

我崇拜創造的精神、崇拜力、崇拜血、崇拜心臟；

我崇拜炸彈，崇拜悲哀，崇拜破壞；

我崇拜偶像破壞者，崇拜我！

我又是個偶像破壞者喇！

這是一篇相當粗糙的小散文。考察了整座的埃佛勒斯峯，我們找不出九行詩、一百二十幾個字裏，一連用了九個「我」（句末者不計入），二十二個「崇拜」的字眼；詩的韻味和情趣，在如此大量重複字眼下，被破壞無遺。水和火、生和死、光明和黑夜，是互相排擠的事物；郭沫若一股腦兒並拜在一起，破壞了詩歌所應有的和諧氣氛。此外，除了末了兩句，前面七句完全獨立並行，絲毫沒有連貫性；缺乏詩歌所應具有的前後照應的條件。

埃佛勒斯峯雖然再次降到最嚴凍的氣溫，以便迎接創新的冰層；不過，攀上埃佛勒斯峯的文人儘管多如過江之鱗，能够在破除冰石冰屑之餘，深掘三千年甘飴的礦泉的，爲數似乎不多。

如果我們檢視埃佛勒斯峯三千年冰輪的話，我們可以發現，這一圈一圈的冰輪，是有好幾條脈絡相連通的；而且，新一層冰輪的展現，就潛伏在舊有冰輪的血肉裏。詩經是最美麗的詩歌，她來自民間；李唐最發達的五言詩，來自幾百年前的民歌——古詩十九首；趙宋登峯造極的詞，也是來自唐代的民間。冰層與冰層之間，除了脈絡相通外，還有血肉的關係。

新文學運動早期，能够接住埃佛勒斯峯的歷史脈絡的，似乎是劉半農。除了那首「教我如何不想她」（作於一九二〇年）富有民歌意味以及音節、節奏和諧之外，他的另外一首「一個小農家的暮」（作於一九二一年），也富有民歌的趣味和調子：

他在灶下煮飯，
新砍的山柴，
必剝剝的響。

灶門裏嫣紅的火光，
閃着嫣紅的臉，
閃紅了她青布的衣服。

他銜着個十年的煙斗，
慢慢的從田裏回來；
屋角裏掛去了鋤頭，
便坐在稻床上，
調弄着隻親人的狗。

他還踱到欄裏去，
看一看他的牛；
回頭向她說，
「怎樣了——
我們新釀的酒？」

門對面青山的頂上，
松樹的尖頭，
已露出了半輪的月亮。

孩子們在場上看着月，
還數着天上的星；

「一，二，三，四……」
「五，八，六，兩……」

他們數，他們唱：

「地上人好心不平，

天上星多月不亮。」

一個樸素的中國農莊，在他民歌式的詩句裏，非常親切地被烘托出來。埃佛勒斯峯的歷史脈絡，就在這首民歌裏。

朝着民歌的歷史脈絡發展的，還有一位玄廬。玄廬，原名沈定一，他在新文學運動的早期，寫了一首極富民歌情趣的長詩（註十二），題名為「十五娘」：

一

菜子黃，

百花香，

軟軟的春風，吹得鋤頭技癢；

把隔年的稻根泥，一塊塊翻過來曬太陽，

不問晴和雨，

箬帽蓑衣大家有分忙，

偏是他，閑得兩隻手沒處放！

二

「看了幾分蠶，

除了幾担桑，

我只願得自己個人忙。

有的是田、地、和山、蕩。

他都要忙也哪里許他忙？——

坐吃山空總是沒個好下場。

昨天聽人說「哪里的地方招墾荒。」

三

「五十」高興極了，

三腳兩步，慌慌張張；

「喂，十五娘，

我們底人家做成了；

我要張羅着出門去，你替我相幫！」

就在這霎時間歡喜和悲傷在佢倆底心窩中橫衝直撞。

四

一夜沒睡，

補綴了些破衣裳，

一針一歡喜，

一線一悲傷，

密密地從針裏穿過線裏引出，

默默地「祝他歸時，不再穿這衣裳；

更不要丟掉這衣裳！」

五

.....

六

一個郵夫東問西問「十五娘」。

伊接到信却一字不識，

彷彿螞蟻爬在熱鍋上，

「測字先生，你替我詳詳？

這不是我家「五.....」他來的信麼？」

測字先生很鄭重地說：

「你要給我銅板一雙，他平安到了一個地方！」

七

……………（註十三）

這首民歌式的長詩，一共十一節；這裏，只摘錄前半部的五節。這首詩，前後各節照應得相當穩當，而且，具有音樂之美，音節、韻脚非常自然和悅耳；是新詩向傳統民歌吸取甘飴滋養的代表作。

郭沫若在一九二一年十月，也寫了一首富民歌情趣的新詩，題名是「天上的市街」：

遠遠的街燈明了，

好像閃爍無數的明星。

天上的明星現了，

好像點着無數的街燈。

我想那縹緲的空中，

定然有美麗的街市。

街市上陳列的一些物品，

定是世上沒有的珍奇。

你看，那淺淺的天河，

定然是不甚寬廣。

我想那隔河的牛女，

定能够騎着牛兒來往。

我想他們此刻，

定然在天街閒遊。

不信，請看那朵流星，
那怕是他們提着燈籠在走。

這是一首清新可喜的新詩；他用民歌的格式，套用了古詩裏的一些辭彙，很容易使人聯想到古詩十五首裏的「皎皎牽牛星」。

攀登埃佛勒斯峯，並且爲埃佛勒斯峯鍍新的年輪的，豈止於百人千人而已。根據總目所揭示的，二十年代以前結集出版的作品大概在十部之內（註十四）；到了二十年代的上半期，結集出版的詩集有五十二部（註十五）；二十年代下半期，結集出版的有一百零一部。詩集儘管一部一部地出版，不過，埃佛勒斯峯一點也沒有放晴，到處都是陰霾，隨地都是迷霧；朱自清在新文學大系導言裏，曾經感慨新詩的途窮路末，他說：「周啓明氏民十翻譯了日本的短歌和俳句，說這種體裁適於寫一地的景色，一時的情調，是真實簡鍊的詩，到處作者甚衆。但只贖了短小的形式；不能把捉那利那的感覺，也不講字句的經濟，只圖容易，失了那曲包的餘味。……也在那一年，冰心女士發表了繁星，第二年又出了春水，她自己說是讀泰戈爾而有作；一半也是銜接着那以詩說理的風氣。民十二宗白華樣的流雲小詩，也是如此。……流雲出後，小詩漸漸完事，新詩跟着也中衰。」民國十二年，正是詩集作五倍生產的二十年代上半期；怎麼說「新詩跟着也中衰」？

高攀埃佛勒斯峯的文人，除了一部份揆持正體詩發展自民歌的歷史痕跡外，不少的文人，都因爲天子失勢，群雄紛紛割局擁兵。埃佛勒斯峯四分五裂，到處裂隙，是個兵荒馬亂的時代。在這許多藩鎮裏；有一些番兵番將援引外國句型、造語及詩風以逐鹿中原；有一些寨主豎起義旗，把他所佔領的埃佛勒斯峯的一小部份地盤，當作是梁山；有一些比較保守的，守住那塊僅有的冰層，把它當作是新的埃佛勒斯峯……呵，埃佛勒斯峯儘管把氣溫降到最低點，蓄意迎接繽紛五彩的飄雪，無奈陰霾滿天、嚴風凜冽，空日不見飄雪！

埃佛勒斯峯發脈自峨嵋山，是個歌衆的聖地。歌謠是可以唱的，而且，必須要能一唱三歎，餘音繞樑；埃佛勒斯峯的彩續雪片，一片不可再造的絕上奇葩，起碼必須要能吟，耐得住觀賞者再三的虧賞。劉大白寫了一首「賣布謠」，前半截是如此：

嫂嫂織布，

哥哥賣布。

賣布買米，

有飯落肚。

嫂嫂織布，

哥哥賣布。

弟弟褲破，

沒布補褲。

嫂嫂織布，

哥哥買布，

是誰買布，

前村財主與地主。

土布粗，

洋布細。

洋布便宜，

財主歡喜。

土布沒人要，

餓倒哥哥嫂嫂！

這首詩，儘管有「歌謠」之名，實際上，並無「歌謠」之實。「落肚」「補褲」是爲了協韻而造出來的粗糲語；「餓倒」欠修飾。四學爲句的詩，前人早已證明欠靈活周轉；「前村財主與地主」「土布沒人要、餓倒哥哥嫂嫂」是兩條不可砍斷的長腿。敦紹虞的「江邊」：

雲在天上，

人在地上，

影在水上，

影在雲上。

汪靜之的「足跡」：

常在門前柳樹下，

尋我童年遊戲的足跡，

寂寞的母親呀！

冰心的「繁星」第四十一（註十六）：

小松樹，

容我伴你罷，

山上白雲深了！

第四十八：

螢兒自由的飛走了，

無力的殘荷啊！

這些多多少少受日本俳句、泰戈爾小詩影響的新詩，似乎並不是不可再造的。飄在埃佛勒斯峯的雪片，必須是繽紛五彩，人間無雙；結在埃佛勒斯峯的冰層，必須堅實深厚，冰層接水層。

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批以鍊冶雪片、重鑄冰層的埃佛勒斯峯登山者，攀上了這座高峯。他們似乎來自民歌的歷史潮流，他們要為埃佛勒斯峯新的冰輪尋找「格律」，推敲「節」和「韻」——三千年前，埃佛勒斯峯在巔出第一層冰層，曾經聽到天邊外一聲寰宇清澈的呼聲；唐朝、宋朝分別在長安、汴京建下詩詞之皇皇大國時，也會在埃佛勒斯峯撞下一聲金銅聲。一九一九年，埃佛勒斯峯天子失勢，群藩擁兵割局，四分五裂；七年之後，一股同樣清澈的金銅聲，經過了民間歌謠的渲染、影響後，才猛烈地被鼓打出來。朱自清說：「十五年四月一日，北京晨報『詩鐫』出世。這是聞一多、徐志摩、朱湘、饒孟侃、劉夢葦、于庚虞諸氏主辦的。他們要『創格』，要發見『新格式與新音節』。聞一多氏的理論最鮮明，他主

張「節的勻稱」、「句的均齊」，主張「音尺」，重音，韻脚。他說，詩該有音樂的美、繪畫的美、建築的美；音樂的美指音節，繪畫的美指詞藻，建築的美是章句。」這是和三千年前、唐宋時代相同的一股震天駭地的金銅聲。

埃佛勒斯峯的雪片，在胡適「詩體解放」的理論和提倡之下，畢竟淡如白水，幾乎凝不成雪，結不成冰。聞一多這批新的攀登者，提倡新詩的格律——新詩的格律，依據內容精神，由作者自己意匠構成，所謂「相體裁衣」，格式可以層出不窮（註十七）。他們又提倡每首詩必須有「節的勻稱」和「句的均齊」，韻脚等等。「詩鵲」周刊出版了十一期，前後只不過七十七天，但是，他們所提倡的格律詩，立刻風靡全中國。埃佛勒斯峯從軍閥割局的時代，到格律詩流行為止，走的似乎還是民歌的路子。

聞一多寫過「祈禱」：

請告訴我誰是中國人，

啓示我，如何把記憶抱緊；

請告訴我這民族的偉大，

輕輕的告訴我，不要喧嘩！

請告訴我誰是中國人，

誰的心裏有堯舜的心？

誰的血是荆軻聶政的血？

誰是神農黃帝的遺孽？

告訴我那智慧來得離奇，

說河河馬獻來的餽禮；

還告訴我這歌聲的節奏，

原是九芭鳳凰的傳授。

誰告訴我戈壁的沉默，

和五嶽的莊嚴？又告訴我，
泰山的石罅還滴着忍耐，
大江黃河又流着和諧？

再告訴我，那一滴清淚，
是孔子吊唁死麟的傷悲？
那狂笑也得告訴我才好，
莊周淳于髡東方朔的笑。

請告訴我誰是中國人，
啓示我，如何把記憶抱緊；
請告訴我這民族的偉大，
輕輕的告訴我，不要喧嘩！

這首詩分六段，每段四行，每行約十字；除了段落清楚，句子整齊之外，偶而還用上了韻脚。就整首詩來說，流露出無限的真、美及和諧。聞一多似乎用作品，來實踐了他的理論。

「新月派」的另一位猛將——徐志摩，無疑的，也在埃佛勒斯峯的這條路子上，插着一面大旗；我們引一首「五老峯」來看：

不可搖撼的神奇

不容注視的威嚴，

這聳峙，這橫蟠，

這不可攀援的峻險！

看！那巖巖缺處，

透露着天，竊速的蒼天，

在無限廣博的懷抱間，

這磅礴的偉象顯現！

是誰的意境？是誰的想像？

是誰的工程與搏造手痕？

在這瓦古的空靈中，

陵慢着天風，天體與天氣！

有時朶朶明媚的彩雲，

輕顫的妝綴着老人們的蒼鬢，

像一樹軒幹的古梅在月下，

吐露了艷色鮮葩的清芬！

山麓前伐木的村童，

在山澗的清流中洗濯，呼歡，

認識老人們的嗔囀，

迷霧海沫似的噴湧，鋪罩，

淹沒了谷內的青林，

隔絕了鄱陽的水色嫵姝，

陡壁前閃亮着火電，聽呀！

五老們在渺茫的霧海外狂笑！

朝霞照他們的前胸，

曉霧戲逗着他們赤禿的頭顱；

黃昏時，聽異鳥的歡呼，

在他們鳩盤的肩旁怯怯的透露，

不昧的星光與月彩；

柔波裏緩泛着小艇與輕舸，

聽呀！在海會靜穆的鐘聲裏，

有朝山人在落葉材中過路！

「五老峯」共計五段，此處只摘前四段。除了格律之外，還有韻腳和節奏；因此，廣義地

來說，走的似乎還是民歌的路子。

佈下最嚴凍的氣溫後的埃佛勒斯峯，經過了千人攀、高人緣後，埃佛勒斯峯似乎飄下了幾陣白雪，也結上了一層薄薄的冰輪。正如其他各種文體一樣，接受新文學洗禮後的埃佛勒斯峯，尚需要無數有才華的攀登者的努力，庶幾乎再造冰輪，重現埃佛勒斯峯的光彩。

同事吳兄整理新文學目錄多年，去歲出版馬華新文學作品分類目錄，甚獲好評；本年又整理中國新詩集總目，以供同好。筆者治舊學之餘，閒亦好覽新書；因抒管見，以爲序。

本文草撰期間，承吳兄惠借①王翊、康鐔合編新詩三十年；②中國新文學大系正編（詩集部分）及③周伯乃中國新詩之回顧；謹致謝忱。

一九七六年十月三日

〔註〕

①見胡適著「四十自述」中的「逼上梁山」。

②同上。

③胡適「嘗試集」自序。

④見魯迅著短篇小說集「吶喊」。

⑤見周著「夏夜夢抄」。

⑥見周著「澤瀉集」。

⑦見「中國新文學大系」。

⑧同上第二集 P. 349。

⑨「嘗試集」1932年四版序言。

⑩見冰心著「自述」；文中「記者」，即編輯之意。

⑪見「新詩三十年」P. 25—31。

⑫玄廬於一九二八年逝世，「十五娘」作成時代似乎應該在二十年代的前半期。「現代中國詩選」及「新詩三十年」皆不著錄該詩作成時代。

⑬見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 P. 118—121。

⑭根據總目，實際上只有兩部都是出版於1919年。未註明出版年代之作品不計入。

⑮一部分未註明出版年代之作品不爲計入，下同。

⑯冰心「繁星」是由許多獨立小詩組成的，就中有不少是佳構，本文摘取二篇，作爲小詩之不能盡善盡美之例。

簡介本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沙白羅

現年六十一歲的美國猶太籍小說家沙白羅 (Saul Bellow)，終於被瑞典文學院的評選委員會選為一九七六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他是繼史坦貝克 (John Steinbeck 一九六二年文學獎得主) 後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作家。在此之前，沙白羅已被目為成就與威廉·福克納、史坦貝克與費慈傑羅等量齊觀的大小說家。

評委諸公給他的作品的評語是，「對人性的瞭解及對當代文化的精細剖析。」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美國文壇，猶太籍作家空前活躍，加上巨匠如海明威，費慈傑羅等的辭世，更成了他們的天下。除了沙白羅外，尚有沙林傑 (J.D. Salinger 著有『麥田捕手』、『法蘭尼與朱莫』等)、瑪拉末 (B. Malamud 著有『夥計』、『魔桶』等)、費立·洛夫 (Philip Roth 著有『哥倫布·再見』、『普特諾諾言錄』等)、諾曼·梅勒 (Norman Mailer 著有『屍橫遍野』、『美國夢』等)、河門·伍克 (Herman Wouk 著有『此乃吾神』)，除了後者，中文讀者對這些名字該不會感到陌生吧。在他們之前的猶太作家則是『推銷員之死』的阿瑟·米勒 (Arthur Miller)。

沙白羅於一九一五年在加拿大誕生，他是蘇聯猶太移民後裔。九歲時全家遷到美國的芝加哥。他進入過芝加哥、西北與威斯康辛大學，擁有人類學學士的學位，曾是普林斯頓與紐約大學的客座講師、明妮蘇達大學的副教授。他曾遨遊歐洲並在巴黎住了一段時期。一九四八年他得到哥庚漢基金的獎勵，一九六五年獲得國際出版人獎。六年後復以『森姆勒先生的星球』、書獲得「美國國際書籍獎」。

沙白羅的小說與評論文字散見美國各著名雜誌與季刊。他已出版的作品書目如下：

『擺盪的人』(Dangling Man, 1944)

『犧牲者』(The Victim, 1948)

『奧基·瑪契歷險記』(The Adventures of Angie March, 1953)

『把握今朝』(Seize the Day, 1957)

『雨王韓德生』(Henderson the Rain King, 1959)

『何索』(Herzog, 1964)

『最後的剖析』(The Last Analysis, 1966)

『穆斯比言行錄』(Mosby's Memoirs, 1969)

『森姆勒先生的星球』(Mr. Sammler's Planet, 1969)

『韓波特贈禮』(Humboldt's Gift, 1975)

雖然瑞典文學院以『奧基·瑪契歷險記』為沙白羅風格發展的分水嶺，把『擺盪的人』、『犧牲者』與『把握今朝』歸為他第一階段的作品，沙白羅的小說實有其一貫的主題。那就是人類的困境與人性的萎凋，以及知識份子（通常是個人主義者）與社會的關係和責任。另一方面，我們不要忘了沙白羅是個猶太人——身上流着天生罪惡與苦難民族底血液，他目睹耳聞了當代同胞受到非人道暴行的迫害，因此他一直深切地同情受難與失敗的人，這在他早期的『犧牲者』到較後的『把握今朝』中的湯米·維漢——一個「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受挫者身上俱可感受到。

人們似乎只有在困境中才會去反省與檢討。沙白羅便如是他的人物置之困境與絕地，然後讓他們去自由思索行動，他的人物因而必須負責自己的行為，如有差錯便要受到良心的譴責。他的第一部長篇『擺盪的人』便以一種內在的省討與獨白文體——日記——寫成：一個芝加哥青年，在四十二年冬天辭去工作，靠妻子奉養；他已被召入伍，等待着出發令書。這一段等待的日子便是一段空虛、孤立而冷漠

的困境。

一九六四年出版而使沙白羅被尊爲「智力派小說」代表的『何索』中的何索教授，也是在失意的困境中，才作出一番自我檢討。這是一本現代西方文明與文化探討錄，更檢討了高級知識份子對社會的責任。何索的孤立與疲乏正是現代西方知識份子的處境。而挫折後的重新出發說明了人性只有以創造行爲來恢復。七五年發表的『韓波特贈禮』中的韓波特與查禮·西特林更是作家。沙白羅再一次探討知識份子與社會的利害關係。他的作品一大特色是哲學意味濃厚；而他的人物具有反英雄的性格。

我們幾乎可以立即想起，陀斯妥也夫斯基作品中的生死、良心問題、人性的善惡、上帝、道德、救贖等強烈而赤裸裸的主題。沙白羅——甚至與他同期的猶太小說家如瑪拉末等——似乎依然在表現這些主題。時代進步了，科技進步了，可是人性依然。『雨王韓德生』便是一個表現自我救贖的例子。沙白羅的技巧依然是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十九世紀寫實與自然主義而漸向象徵主義邁進。瑞典文學院評委諸公以爲早期的沙白羅追求的是莫柏桑、亨利·詹姆期與福樓拜這些大師的洞察力。他是美國小說藝術的另一座里程碑。

目前，這位三個孩子的父親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定居在芝加哥。他是芝加哥大學的文學教授兼英語教授，社會思潮委員會會員。

王潤華譯

Jan Brandt Corsius 作

文學作品的前後關係

(附中國文學例子)

(一)文學作品在內容上的前後關係

過去的文學作品，一直不斷的成爲詩人及散文小說家尋找主題和題材時，取之不盡的豐富源泉。從古至今，著名的作品，包括一些現在幾乎完全被人遺忘的書在內，曾經給很多作家帶來靈感，提供很多思想和情節。在古代，模仿典型名作，存心與著名的前輩競爭，在文學創作中，被一般人視爲重要的原則。在現代，作家常常選取有名的主題思想或題材，通過自己的新感情和新經驗，賦予它新的形式和文學生命。因此已經完成的文學作品，目前仍然是刺激新作品產生的一大力量。

一個作家尋找材料的作品之數目，從理論上來推論，是無限度的。從前的作品是他們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極大多數從別的文學作品中汲取過靈感的作品，其靈感之源頭都不爲人所知，因此不可能去評估那些過去的作品在創作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單單探討一部作品的文學資料之來源是沒有甚麼實際用處的——如果探討的目的，只是在於找出某部作品

在創作時會吸收過甚麼材料。這些資料證據的收集，並不能告訴我們所用過的資料之意義。但是如果我們研究從別的作品借用過來的材料時，注意它怎麼被用進新作品中，它對新作品的結構和特點帶來甚麼意義——它就可以幫助我們瞭解新作品的內涵。一切從文學作品汲取過來的材料，如果是用來創作新作品的話，一定會影響後者的形體。

雖然一個作家汲取材料的作品之數目，是數之不盡，很多舊作品至今還是被人當作寫作之泉原而閱讀。研究文學的人，一定要熟讀數目相當的經常為世界各國作家帶來寫作靈感的作品。

(二)文學作品在形式上的前後關係

文體 (Genre) 和固定的規律 (Fixed Formulas) 在比較文學研究中是極其重要的。西方文學批評在十六世紀和十九世紀的時候，非常重視對一種文體的認識，以及多種文體之間之共同格式——因為計劃創作一部作品時，要選擇一種文體；要批評一首詩或一篇小說，就是根據作者這篇作品所屬的文體之基準來評價其好壞。艾德遜在「觀察者」雜誌上發表有名的對彌爾頓「失樂園」的批評，是最典型的例子。許許多多因素造成研究十六至十八世紀作品的人，需要一開始就注意作品所隸屬的文體，因此研究就可以先着手分析作品的舊規律格式。本文上面已通過分析英國詩人柯林斯 (Collins) 「頌」 (Ode) 體詩「黃昏頌」來加以說明。明白這種英詩體制之特性，我們就可以專心分析其特質與格式，這樣「頌」詩的功能就清楚了。這首詩開始是以田園風之格調出現，我們馬上去研究這種文體的要素，以及它們在這首詩的所扮演的任務。這樣研究下去，詩的主題便逐漸顯露出來，各種傳統的組成部份，形成一個新的整體。在某種特定的形式中，我們就能看出作者的獨創性在那裏。

。附中國文學中的例子。

下錄第一篇「梵志吐壺」在內容和形式上都有影響第二篇「道人奇術」。而第一第二篇，同樣的，同時影響第三篇「許彥鵝籠」。從這三篇早期作品中，可以看出上面理論上所說，過去的文學作品，一直不斷的成為後期作家取之不盡的寫作泉源。

(一) 梵志吐壺

「譬喻經」

昔有國王持婦女急，正夫人謂太子，我爲汝母，生不見國中，欲一出，汝可白王。如是至三，太子白王。王則聽。太子自爲御車，出羣臣於道路，奉迎爲拜。夫人出其手開帳，令人得見之。太子見女人而如是，便詐腹痛而還。夫人言：「我無相甚矣。」太子自念，我母尚如此，何況餘乎。夜便委國去入山中遊觀，時道旁有樹，下有好泉水。太子上樹，逢見梵志獨行來入水池浴，出飯食，作術吐出一壺，壺中有女人，與於屏處作家室，梵志遂得臥。女人則復作術，吐出一壺，壺中有年少男子，復與共臥已，便吞壺。須臾，梵志起復內婦着壺中。吞之已，作杖而去。太子歸國白王，請道人及諸臣下，持作三人食著一邊。梵志既至言：「我獨自耳。」太子曰：「道人當出婦共食。」道人不得止，出婦。太子謂婦，當出男子共食。如是至三，不得止，出男子共食已便去。王問太子：「汝何因知之？」笑曰：「我母欲獵國中，我爲御車，母出手令人見之。我念女人能多欲，便詐腹痛還入山。見是道人藏婦腹中當有姦。如是女人姦不可絕，願大王赦宮中自在行來。」王則救後宮中，其欲行者從志也。師曰：天下不可信女人也。

——出自「舊雜譬喻經」第十八則，存於「大藏經」，
三國時人康僧會（二八〇年卒）譯。

(二) 道人奇術

荀氏作

太元十二年，有道人外國來，能吞刀吐火，吐珠玉金銀。自說其所受術。即白衣，非沙門也。嘗行，見一人担担，上有小籠子，可受升餘。語担人云：「吾步行疲極，欲寄君担。」担人甚怪之，慮是狂人，便語之曰：「自可爾耳，君欲何許自厝耶？」其人笑曰：「君若見許，正欲入君此籠中。」担人愈怪其奇，「君能入籠便是神人也。」乃下担，即入籠中；籠不更大，其人亦不更小，担之亦不覺重於光。既行數十里，樹下住食。担人呼共食，云：「我自有食。」不肯出，止住籠中，飲食器物羅列，肴饌豐腴亦辦。反呼担人食，未半。語

担人曰：「我欲與婦共食。」即從口吐出一女子，年二十許，衣裙容貌甚美，二人便共食。食欲竟，其夫便臥。婦語担人：「我有外夫，欲來共食，夫覺，君勿道之。」婦便口中出一年少丈夫，共食，籠中便有三人，寬急之事，亦復不異。有頃，其夫動，如欲覺，婦便以外夫納口中。夫起，語担人曰：「可去！」即以婦納口中，次及食器物。

——出自晉人荀氏「靈鬼志」，載於「法苑珠林

「六十一則，和「太平御覽」三百五十九則

(三) 吳均續齊諧記許彥鵝籠

吳均作

陽羨許彥於綏安山行，遇一書生，年十七八，臥路側，云脚痛，求寄鵝籠中。彥以爲戲言，書生便入籠，籠亦不更廣，書生亦不更小，宛然與雙鵝並坐，鵝亦不驚。彥負籠而去，都不覺重。前行息樹下，書生乃出籠謂彥曰：「欲爲君薄設。」彥曰：「善。」乃口中吐出一銅匱子，匱子中具諸餽饌。酒數行，謂彥曰：「向將一婦人自隨，今欲暫邀之。」彥曰：「善。」又於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綺麗，容貌殊絕，共坐宴。俄而書生醉臥，此女謂彥曰：「雖與書生結夫妻，而實懷怨，向亦竊得一男子同行，書生既眠，暫喚之，君幸勿言。」彥曰：「善。」女子於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亦穎悟可愛，乃與彥叙寒溫。書生臥欲覺，女子口吐一錦行障遮書生，書生乃留女子共臥，男子謂彥曰：「此女雖有情，心亦不盡，向復竊得一女人同行，今欲暫見之，願君勿洩。」彥曰：「善。」男子又於口中吐一婦人，年可二十許，共酌，戲談甚久，聞書生動聲，男子曰：「二人眠已覺。」因取所吐女人，還納口中。須臾，書生處女乃出謂彥曰：「書生欲起。」乃吞向男子，獨對彥坐。然後書生起謂彥曰：「暫眠遂久，君獨坐，當悒悒耶？日又晚，當與君別。」遂吞其女子，諸器皿悉納中，留大銅盤可二尺廣，與彥別曰：「無以藉君，與君相憶也。」彥大元中爲蘭臺令史，以盤餉侍中張散；散看其銘題，云是永平三年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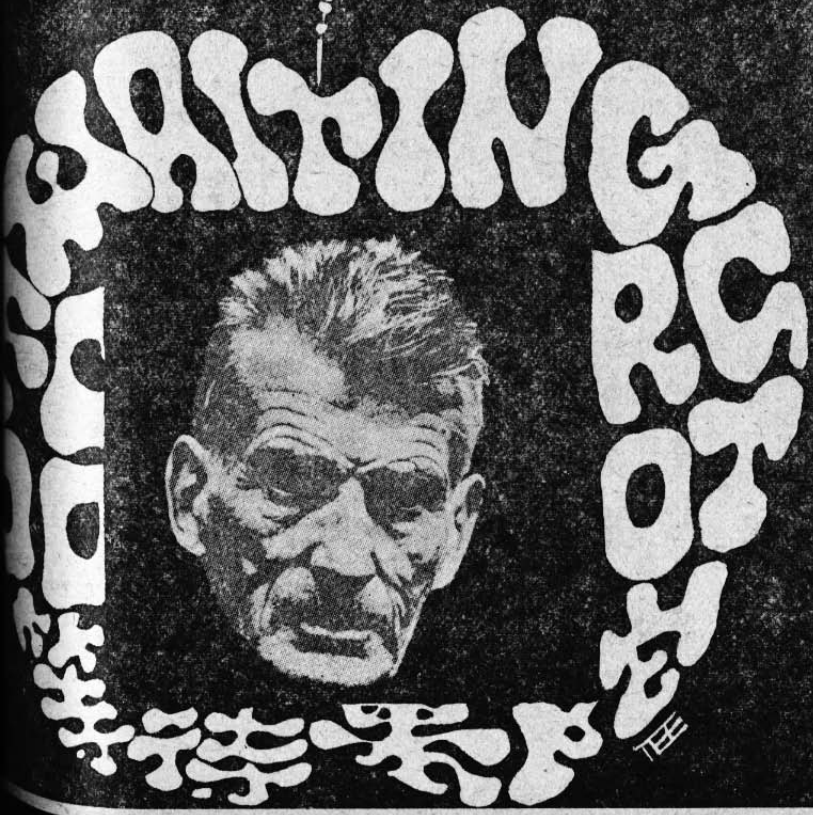
——出自「續齊諧記」梁朝人吳均，生於四六九，卒

於五二〇。



K. K. Nair

AMBALAM



莫逆譯

安東尼·白萊斯(Antony Price)

安東尼·白萊斯如是說

「等待果陀」導演的話

搞戲劇的人有這麼一個古老的迷信：千萬勿重演已成功的舊作，這是恐怕它們的成就所造成的自滿會帶來失敗。

因此我嘗試使這次的製作有別於一九六五年我為L I D R A執導的。首先，卡士是全新且更成熟的。其次，舞台形式是新的：一九六五年的製作是在吉隆坡市政局禮堂，構造如電影院前合的舞台演出——它的空間並不能表現出佛拉底米爾與艾斯特拉鞏的孤寂。第三，我重新構思過整個演出製作。於是，我不再把佛拉底米爾與艾斯特拉鞏只當作除了打散工外便無所事事的流浪漢：他們現在看來似乎會是演滑稽話劇逗人笑的藝人，可是已失業多年。他們在劇中的操練動作與無聊的笑話便是為下次獻藝而保持着的準備狀態。他們共同工作，彼此互相依賴。

畢克先生自己去年在德國的製作也給了我許多幫助；雖然在許多重要地方的演誼，我與他迥異。劇中角色的取名是意味深長的。在蘇聯文，「佛拉底米爾」(Vladimir)的意思是「世界的統治者」；他欲使全世界充滿知識以便統策。「艾斯特拉鞏」(Estragon)來自法國文的草名「茵陳蒿」(tarragon)：他是個為世俗所束縛的人，有着極強的物質慾。據說畢克先生曾如是告訴他的柏林演員：「艾斯特拉鞏是在地上的，他屬於石頭。佛拉底米爾身輕，他朝向蒼穹。他是屬於樹的。」於是，他違反了自己的舞台規則，安排他們在每一場開始之前出現，在這方面我則依從他的製作。

在意大利文「波蘇」(Pozzo)這個名字的意思是一個「化糞池」，而「樂基」(Lucky)則相反的，一點也不好運。一如佛拉底米爾與艾斯特拉鞏，他們互相需求依賴。縱然如此，這些年來，他們經已惡劣地終止了雙方會一度看來是那麼良好的關係。

或許，這個劇作主要的是關於希望，但造成它那麼令人迷惑的是它所含蘊的不同層次之意義。它是一部極富競爭性的戲劇；它的訊息本身的真理和絕望是非常嚴肅的：「在所謂公正的天堂之下，我們在無望的土地畏縮地活着。」 · 譯自『等待果陀』演出特刊

明日之歌

『等待果陀』是原籍愛爾蘭的法國劇作家、小說家、詩人沙姆爾·畢克（Samuel Beckett 1906——）對人類底存在與西方文明的一次探討。通過簡單的佈景與演員看似無聊的對話，畢克表現了人生的荒謬、現代人的困境、人與人的關係、人類與宗教的關係、理想的無望與幻滅、物質文明的沒落。『等待果陀』的世界，可以說是無望的、荒涼的。

兩個在路旁等待果陀的失業流浪漢，艾斯特拉鞏與佛拉底米爾各自代表了物質主義與理想主義這兩種庸俗現實和冷靜沉思的人類典型。它們原是相對的，所以艾斯特拉鞏與佛拉底米爾有時會起衝突。然而他們最後還是相互妥協了——不管是誰先向誰妥協。原來他們都已同樣掉落在失望的困境內，同樣無助、無聊、痛苦，只好互相依賴、互相苦中作樂，所謂「枯肆之魚，相濡以沫」是也。唯一的解救方法，便是等待與找尋。等待首尾皆無影踪的「果陀先生」，找尋解救生命荒原（象徵智慧樹的枯凋、不可知的生命之路、乾燥的沙地、冰冷的石丘，正是現代文明的狀況吧。）的水源、聆聽果陀來自天際的傳音。而畢克認為（雖然他答客問時曰他也不知果陀是何方神聖，然而他的選擇「果陀」一字與安排普梭噎果陀為 god-dead 暗示了他的原意），這個人類的救星便是果陀——上帝的死亡（或許是復活的上帝

的死亡吧——如果上帝在尼采宣佈祂的死訊後復活)。

或許畢克是對的。上帝如果不死，宗教(包括一切枷在人類身上的束縛)與人類的關係便有如普梭與樂基的主僕形式，這種關係已愈來愈惡劣了。而人類便有如樂基般無能反抗主人的一切命令，主人對他叱喝責罵鞭打他也只有流淚的份兒，甚至只有主人叫他思想時他才敢思想，且非隨心所欲——因為宗教的繩子永遠套在他的頸上。

他們只有等待。

那是個不可知的等待。「果陀先生今晚不能來，但他明天一定會來。」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萬事成蹉跎。上帝依然存在，然而却是瞎眼的上帝——祂無視於祂的「僕民」的苦楚困境。而人類也淪為失憶的啞巴——沉默的大眾了。等待的過程便是生命的腐蝕過程。生命的過程便是等待的過程。我們不能離去，我們只有等待。一如艾斯特拉輩與佛拉底米爾。

我們只有等待。

果陀先生今晚不來，但他明天一定來。

於是第二幕的結束正是第一幕的開始。這個劇作可以永遠演下來。艾斯特拉輩與佛拉底米爾永遠在等待，我們亦然，等待是永恆的悲劇。或者，一如卡繆的西斯弗斯(Sisyphus)，在上山與下山之間，你必須想像他是快樂的。在希望與失望之間，你也應該想像，艾斯特拉輩與佛拉底米爾夜晚的夢，是美麗甜蜜的。或許或許，有那麼一天，一如西斯弗斯，神的特赦來了。果陀先生來了。

畢克的世界雖然荒涼，但我們可以說，不是全然的絕望悲觀。他在探討了人的處境後流露出隱藏的愛，這，正是大作家的必然條件，沒有愛——不管是熱情擁抱抑冷靜分析的愛，是無法寫出震撼人心的大小說來的。畢克的愛心藏在冷酷的面具之後。

『等待果陀』是一首詩，一首明日之歌。

七六·十·十一·吉隆坡

琼怡斯

等待果陀

簡介·分析·觀後感

一九〇六年，沙姆爾·畢克特（Samuel Beckett）誕生於愛爾蘭的杜柏林。他被西方文化界冠為「現代戲劇偉大的創造者之一」。有如蕭伯納與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畢克特是一位小資產階級基督徒。他在杜柏林的三一學院主修法文與意文，並於一九二三年畢業於該院，後來在巴黎的「師範學院」（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當講師。隨後回返杜柏林，並會在那裡教過書。第二次世界大戰他曾參加法國抗戰隊伍。

畢克特著有十八部劇作（有戲台上的、電合的、電影的和電視合的）、七部長篇小說、四部短篇小說和三本詩集。

起初，他以法文寫作，後來才改用英文寫作，目前他只用英文寫作。「等待果陀」是他於一九五二年以法文書成的，並於兩年後自譯為英文本。他不反對他的作品被譯成德文，但他堅持要求「等待果陀」這部戲上演時一定要以英語對話。他這種古怪的語文選擇，原因何在？請參閱本刊207期「註」。這位英國戲劇家即以「等待果陀」獲得一九六九年諾貝爾文學獎而一舉成名。

導演安東尼·白萊斯（Anthony Price）是馬大英文系副教授，是本地研究畢克特的權威，一九六五年以導演「等待果陀」成功而名揚吉隆坡劇壇。

今年「等待果陀」再次搬上吉隆坡舞台演出。安東尼·白萊斯不止再次導演該劇，還兼担該劇化裝，並親自參加演出，飾演波索一角。

飾演艾斯特拉貢的是馬大副院長兼歷史系副教授K.K.奈爾。（K.K. Nair）佛拉底米爾則由C.L.卡米恩斯（C.L. Camoens）担任。

樂基與男孩由班那基（P. Banerjee）與彼得·星那（Peter Sinniah）分別飾演。

沙姆爾·畢克特 (Samuel Beckett) 於一九六九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代表作「等待果陀」(Waiting For Godot)，在一九五三年著成後，曾先後在法國巴黎演出三百多場；在英倫一演就是十六個月之久，皆能扣人心弦，轟動一時。在歐美其他地方也是熱鬧一陣，大受歡迎，頗獲好評。一九六五年這部西方名劇首次被搬上吉隆坡市政局禮堂演出，實屬非凡之舉。當時導演是安東尼·白萊斯。今年安東尼·白萊斯再次把這部蜚聲世界劇壇的著作搬上吉隆坡戲台演出，由「吉隆坡戲劇俱樂部」(K. L. Theatre Club) 舉辦，假馬來亞大學實驗劇場演出四晚 (7-10, Oct.)。

「等待果陀」是畢克特擲地有聲的代表作，也可以說它使他一舉成名世界劇壇。這部戲劇如不作深層研究，給人第一個印象即是部空洞、虛無、超現實的荒謬劇作。相反的，卻能教人玩味其深長之意味。

「等待果陀」演員只有五個人，佈景和道具都很簡單。在馬大實驗劇場，只見一塊面積約莫一百五十平方呎的平地上，一條鄉間小路由劇場的一個角落展開至其相對角落；路的兩邊是沙場：一邊植有一棵光禿禿，片葉不長的凋零枯樹；另一邊沙地上有一塊大石頭。時間是一個黃昏時分。開場時，黃昏的光線亮起，兩個襤衣殘舊齷齪的流浪漢（或是叫化子？）出現在劇場。他們一個飾演艾斯特拉貢 (Estragon)，在戲中稱為「哥哥」(Gogo)；另一個飾演佛拉底米爾 (Vladimir)，在戲中稱為「弟弟」(Didi)。「哥哥」坐在石頭上玩弄腳上的靴子，他用力脫掉其右腳上的靴子的一聲叫喚劃破了他們置身的神靜小世界；踱步在樹旁的「弟弟」開始與「哥哥」談話。

從他們的談話，觀眾知道他們正在等待一個有約在先的「果陀」之來臨。在等待「果陀」到來期間，他們企圖以荒謬的對話舉止來打發無聊的時間；他們相罵、擔心未來、在受苦受難中盼望「果陀」到來以得救；他們嘗試回憶前一天所發生的事，也會建議懸樹以逃避等待的苦楚，結果彼此都不願輕易了結生命，而願繼續等待「果陀」。這段是現代人的生活縮影。在等待與期望著一種希望，一種理想時，現代人表現出一種彷徨恐懼擔憂的心理而產生各種反現實的思想與行爲。

兩個流浪漢等待「果陀」時，一個財主波索 (Pozzo) 和其奴隸樂基 (Lucky) 匆匆路過

樂基的頸項被套上繩子，由波索牽着走。據波索說，「哥哥」和「弟弟」所在地乃屬其財物。波索想在該地竭會兒，乃命樂基停步。樂基快快止步，轉身將手中本拎着的籃子、皮包和一隻橈子拿到主人跟前，打開籃子取出酒來孝敬主人。這一段象徵了權力與財富和從命與服務。

波索喝完酒後取出一塊雞骨肉，食之。「哥哥」見之，問波索是否能把他吃剩的雞骨給他。雞骨本是留給樂基的，波索要他問樂基。樂基凝視「哥哥」不作答，「哥哥」不解而自食其骨，樂基卻踢他一脚以示不允。這裏樂基只用動作表達意思，不用言語，這是否象徵着一個承受苦衷的奴隸滿懷苦衷，無從訴說，而以沉默來抗議？在這之前，「哥哥」會因飢餓而不想繼續等待「果陀」，但當「弟弟」給他一個紅蘿蔔後，他吃了就留下來。這和他吃樂基的雞骨一樣顯示他是一個極富物質慾的人。

樂基自出現便一直提着他的籃子和皮包，這使「哥哥」和「弟弟」感到非常奇怪，他們以各種方法發問樂基和波索，但始終不得解。這激怒了「哥哥」；「弟弟」卻耐心尋思其因。後來波索命樂基起舞時樂基才放下籃子和皮包。「哥哥」却不賞舞，反而哭喊為甚麼樂基不放下他手上的東西。「弟弟」告訴他樂基已放下他手上的東西，但「哥哥」固執的追根究底。「弟弟」說他既已放下了，就不用追究其因了。首場戲閉幕前，一個男孩步出告知「弟弟」說：「『果陀』今天不來，但他說明天一定來。」「哥哥」非常失望，「弟弟」在失望中還希望「果陀」第二天真的會來，他們因而繼續等待。看來，「哥哥」是個固執、凡事不多思考的人；而「弟弟」比較有耐心，又肯思索，這可證諸他幾番堅持等待「果陀」，並阻止「哥哥」的離去。

在第二場戲中，時間是第二天的黃昏，「哥哥」與「弟弟」在同地點盼望着「果陀」的來臨。在等待中，他們照樣相罵爭吵，他們的友誼似早已分裂了，但始終又留下互相憑依，這象徵一些失望中的人，在無望中爭取那一點點憑依，就是暫時性也罷。如此人生，何其悲哉！

在無聊中，他們忽然發現枯樹上茁長出兩片葉子來了，「弟弟」還記得昨天所發生的一切，但「哥哥」卻完全記不起了。忽然間，「哥哥」似乎聽到有人來救他們的聲音，「一定

是「果陀」來了！」一陣興奮又換來一個失望。接着波索和樂基又匆匆路過，這次他們都摔倒在路。樂基一跌不動；波索掙扎爬起來，但失敗，於是要求「哥哥」和「弟弟」扶助。兩人懷疑樂基或波索其中一個就是「果陀」，「哥哥」先問波索是不是「果陀」，當他得不到滿意的答案，於是拒絕扶助波索。還是「弟弟」有人性之同情心，他勸「哥哥」一起扶助波索起身失敗後，決心自己扶助他，不但不成功，反而自己也倒在地上爬不起來。「哥哥」見狀，扶「弟弟」起身後兩人合力扶肥胖的波索，又不成功，雙雙倒在地上不起，他們企圖爬起來而失敗，於是兩人躺在地上無聊的聊了一會，結果是「弟弟」決心再試爬起來，兩人於是站了起來，然後幫助波索起身，復扶樂基起身。這時，他們發覺波索已是個盲子，而樂基則啞了。他們也記不起會與「哥哥」和「弟弟」他們見過面。第二場閉幕前，「果陀」的傳訊男孩又出現，報告「弟弟」同樣的訊息：「『果陀』今天不來，但他說明天一定來。」當「弟弟」問他一些昨天的事時，他也記不起會見過「弟弟」。

在這一場戲中，樹葉的生長、波索變成盲子、樂基變成啞子和大家的失憶這些變化，象徵第一場戲與第二場戲的時間距離。

「等待果陀」中幾個演員演技造詣皆可嘉。兩個流浪漢的動作有份量，他們滑稽的動作表情會使觀眾多次哄堂，鼓掌喝采。安東尼·白萊斯演技穩健，表現自然，工夫到家。班那基（P. Banerjee）飾演的樂基這角色也能扣人心弦。除了「果陀」的傳訊男孩聲音比較低了一點其他四位演員的聲音都够宏亮，就是一個嘆聲也能震醒全場，實屬非凡之才。

由整個劇情看來，其核心是：希望。希望給劇中主角的鼓勵非常大！他們之所以始終守約等待一個不知何時到來的不知何物的「果陀」，希望乃最大的鼓勵力量。

註〔一〕Gur Dutt著：『畢克與浪人的語言』，張庫譯。

何 棨 良

輕 訴 集

讀蘇東坡「水調歌頭」英譯

水調歌頭

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

明月幾時有

把酒問青天

不知天上宮闕

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風歸去

又恐瓊樓玉宇

高處不勝寒

起舞弄清影

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

低綺戶

照無眠

不應有恨

何事長向別時圓

人有悲歡離合

月有陰晴圓缺

此事古難全

但願人長久

千里共嬋娟

—On Mid-autumn of the year Ping-ch'en, I drank happily all night and became very intoxicated.

Then I wrote this, while thinking of Tzu-yu.

Since when has the bright moon existed?

Winecup in hand, I ask the blue sky.

I wonder, in the celestial palaces above,

What year it is this very night?

I wish to return there, riding the wind,

But I fear that the jasper towers and jade mansions,

Would be too cold, being so high,

As I rise and dance, dallying with my clear shadow,

How can this be the world of men?

It turns round the vermilion chamber,
Lowers itself to the latticed window,
And shines upon the sleepless one.

I should not have any complaints.

But why is it always full just when people are parted?

For men, there are joys and sorrows, partings and reunions:

For the moon, fair and foul weather, waxing and waning:

Things have never been perfect since time began.

I only wish that we should both live long

And share this beauty across a thousand miles!

Translated by J. Y. Liu

蘇東坡的這一首「水調歌頭」，膾炙人口，歷代的詩人詞家都公認爲是朗詠中秋的絕唱，的確有它不朽的價值。就我所知，此詞的英譯學者有好幾個人，其中之一便是美國史丹福（Stanford）大學的劉若愚 J. Y. Liu。現在我用他的譯詞①嘗試作一個中英比較。

東坡一起句便是奇筆，洶湧着滿腔豪氣，狂狷已極，但後面卻含有不惜空虛此生的忡忡意味。「明月幾時有」，月逢中秋分外圓，但月並不是夜夜的長明啊，所以下一個動作便是把酒問青天。世事無常，良機難遇，逗起了年光當惜的悲喜交集情緒。劉譯作「Since when has the bright moon existed?」意思是說：從什麼時候明月就開始存在呢？說這句隱含着東坡欲知宇宙的歲月，所以他才有今夕是何年的探問。太白有詩「青天有月來幾時，我今停杯一問之」與東坡是同一情調。兩種說法都很合理，英譯沒有錯，不過我認爲東坡是個羅曼蒂克且多情的人，把這一篇意氣豪放，意境飄逸；感情自然的詞硬硬拉上了老子哲學，未免有點不調和。

「我欲乘風歸去」是東坡詞中我最迷的一句。東坡用「歸」字，彷彿月宮本就是他的老家似的。譯作「return」再恰當不過。東坡舉杯問月，自然是向往月宮的仙境，清超的美景，所以想回去，但他畢竟是一個人間味很濃的人，愛友愛羣，故又怕高處的瓊樓雖清幽富麗，生活難免孤寂淒寒，反不如留在人間，起舞而弄清影，何嘗不快樂？何嘗不溫暖呢？「何

似在人間」意思是說：有什麼地方比人間更好的呢？若譯成「How can this be the world of men?」就變成：我感覺到彷彿我已不在人間了。以下讓我用很單純的圖解，來說明東坡的心理動態：

我欲乘風歸去↓幻想、感情的

←

又恐瓊樓玉宇↓半感情半理智，

高處不勝寒 一半是幻想的

←

起舞弄清影↓現實、理智的

何似在人間

東坡有「歸去又如何？」之嘆，不如就腳踏實地罷之懷。「何似在人間」後面有問號，更有驚嘆號！譯作「How can this be the world of men?」就頓時失去了這種震人的力量。董毅「續詞選」說：「我欲乘風歸去」三句是「忠愛之言，惘然動人。祝宗讀『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之句，以為終是愛君，直矣。」詩人當時的原意是否真的隱含對國君的忠愛是值得研究的，但可以肯定的是：東坡深愛着人間。他應該是在說：有什麼地方比人間更好的呢？

在中國文學史上，把月看得出神入化的，只有東坡有資格與太白並列。「轉朱閣，低綺戶」給人一種利那的懸殊氣氛。我們不知道是誰在「轉」，是誰在「低」，直到第三行的「照」字月亮的意象才明亮地映了出來。英譯一開頭便是「It」，無疑破壞了整個「suspense」。若譯作：

Turning round the vermillion chamber.

Lowering to the latticed window,

It shines upon the sleepless one.

效果可能會更好。譯者說東坡描寫月的動作隱含對歲月匆匆的感嘆。這一點我甚表同意。

「恨」譯成「complaints」太弱了。「恨」是仄音，complaints 的音是 flat 的若譯成「

hated」或「grief」不是更強嗎？

「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可以解釋為：我不應該有埋怨啊，因為世事本無端，沒有什麼東西是十全十美的。這樣的解釋，正好符合了東坡豪邁飄逸、瀟灑樂觀的人生哲學，所以他說：「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把「不」句譯作「I should not have any complaints / But why is it always full just when people are parted...」未免太小看東坡，以為他的胸襟是狹窄的。東坡本就不囿於環境，不滯於物欲。他不大可能在這篇空靈漂渺的「水調歌頭」顯出自己的小氣派，因為他已將「陰晴圓缺」的世缺看得很透澈，故此「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譯者認為把「嬋娟」譯成嫦娥的化身是不需要的，所以直接譯作「beauty」。我認為如果把謝莊「月賦」之「美人邁兮音塵絕，隔千里兮共明月」中的「明月」譯作「beauty」將有雙重意義的效果。但「水調歌頭」的「嬋娟」作「beauty」的確破壞了我們對白日登仙的嫦娥的美妙傳統想像。

備註：

① James J. Y. Liu. *Major Lyricists of the Northern Sung*

AD 960—1126,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121—129.

溫瑞安

黃河

——山河錄第四部

(緣起部份)

我是幾時失去那依靠的呢？

秋天靜靜走過，我靜靜的跟着

雨說雨是透人的冰寒

我說是那風，那錯誤

那不解的遇最涼

從初時那籃球場的樹蔭下

到這一天地都是風的椰葉

招招曳曳，像陽光中帶有一點點傷痛

穿上風衣，黑和黃

說：我要走了

我站起來，聽見傳鐘

從古遠的樓頭傳來

我想問妳我的依靠呢

我又聽見一首歌

有人對我唱過

但唱的人已遠去

傷痛像冰，像美麗的殘酷

融解那雪，我搖搖欲墜地走着

地上好濕，水光中像好多淚

留下鞋印便留下太多的人事變遷

戀愛的人和失戀的人以及痛苦的別離

都是最動寫詩時

但我要到甚麼時候才不寫呢？

好像說那受傷，陌生的隱瞞

當最疼你的人也要出賣你時

當你不知道路有多遠

因為你前面是崖

欣賞是可喜的

微笑卻可憂………………

是曰：我的歌是一道靜靜的水流穿出幽谷

本是幽閒，而後激越，越是荒漠

越是悲壯。轉轉折折，許許多多滙

合後，化成一條萬古雲霄萬古愁的

身姿，浩浩蕩蕩地唱：

我是黃河我是黃河我的悲

傷是千萬人的悲傷我的歌是千

萬人的歌我是黃河她是靑山

是黃河我是黃河我官輒賦我歌

黃河………………

流動是可喜的
成爲一池碧潭卻是……………

在所有的冬樹裏

我是風，自樹水的衣襟摺過

在一棵枯枝裏停留

驚見兩掌紅紅而纖小的葉

我是幽靜的水流

上可以幾千萬里

成千軍萬馬的降臨

下可以成瀑布

把岩石沖激成沖激的岩石

那我就化身成人吧

殺身成仁，風湧雲動

在斷崖下，斷日下

一件白衣蕩蕩而飄

輕愁是美好的

可是執着呢……………

在大夢中，我是那尋尋覓覓

叩訪驚喜的人。然而我是

俠骨的眞。今天我寫詩

而明天我的路更遠

從等待驚喜

到迷惘得像暮色中摘花

像在蒼然中回首

看見窗前的自己和她

不甚清楚。我今天要走

明天雪雨動林

而在遲了千百年後的今宵

我們在風塵中相見

僅僅讓君子知道

許多感動因年齡不再

我難以再作悲傷的流露

忽然大江一重，攔在身前

兄弟，讀您的詩才幾行

大江已寒……………

而今天我送妳

明天路可以遙至逍遙千里

冷漠是可喜的

而真摯的一驚呢？

在全然的黑暗中

風和風在呼嘯葉子和葉子在回應

我感覺妳就是和我走那

不了解的長路的人

沒有關懷，不說一句話

怕更受傷。怕沒有風。怕沒有溫暖的黑暗

怕一朵花……………

燈乍亮，妳還是端坐在千人萬人中

那麼脆弱而易受傷

或作嗔喜。或自作衞而笑……

而千人萬人中，我就渴望那麼一眼

千年萬年中，我生來就爲等着

千次萬次中，就白衣那麼一次

當杏花。煙雨。綠水江南

岸。當我詩篇背後

透出銀色的字

妳喜悅不喜悅？

感動是可憂的

而我年歲悠悠……

就化身成爲枯籐松柏吧

而我有更長而倦的守望

在許多敬佩與不敬佩的目光中

妳的了解更是抹不去的一筆

容顏可以秀動娥眉

我是多麼嚮往那綠水的情懷

妳縱化成悄悄的女魂

小心我便是那珍藏古鏡的書生

把妳懼入鏡中，是時是候

便輕聲一聲二聲三聲呵暖妳

要妳出來伴我長夜枯燈

我一劍西來

妳衣裙棧動

那麼小小的可愛

流過庭院

我在寺中抄經

而明天要練拳易筋……

而春山是愛笑

明天我的路更遠

馬蹄成了蝴蝶

彎弓射箭，走過綠林

我是那上京應考而不讀書的書生

來洛陽是爲求看妳的倒影

水裏的絕筆，天光裏的遺容

挽絕妳小小的清瘦

一瓢飲妳小小的豐滿

就是愛情和失戀

使我一首詩又一首詩

活得像泰山刻石驚濤裂岸的第一筆

我的筆又苦又尖

夢是可喜

愛是可憂

而我有靜靜的玄關要迎送

妳聽我步履遠去

我送妳迎風

浩浩蕩蕩，長洲巨灘

九洞庭，九太華

括蒼到點蒼，我的金剛經
此出關時更勢若滄浪

我是那出自陽關的第一水

從柔情傳達給我激情

剪刀鋒，大小瀟秋飛瀑

一氣呵成而瀉千里

上可以九萬里而不止

下可以……………

我還是那應考而爲騎馬而上京的一介
寒生

而秋水成劍，生平最樂

無數知己可勿勁

紅顏能爲長劍而琴斷

有女拂袖。有女明月。有女答客

砌茶還是茗酒

爲劍可以白衣

可以飄行千里

而我正有遠遠的路要走……………

越來越近那吼聲了

便沒有終止的衝決

那崩卻是蒼落的灘上

一夫當關，狼命一守

氣勢自出，歲月愈久

我的京試愈垂青史……………

這首詩我不停地寫

才氣你究竟甚麼時候才斷絕

而水聲更近，我望不到天涯

在此決別，紅顏知音

那在雁蕩的飛躍名子

那燭光中仍獨守清芬的秀容

幾時才在明月天山間

我化成大海

你化成清風

我們再守一守

那錦繡的神州……………

稿于一九七六一月廿八日

賴瑞和

風情畫

落地長窗

我看見你走過草地

雨點流落的長窗

也許你並不在那裏

許是我讀書倦了

這纏綿的雨季下午

我想念雨夜撐傘置酒的溫暖

「驢人之家」裏的那幅畫

紅煦的燈火中

你跪坐床上

寬衣

安息

多風的閣樓

這異鄉

我的小屋

咖啡也已冷了

我得等待雨停

到街角的小店晚餐

等待寒濕的黑暗掩沒我

那時我將不願點燈

也許你會看到我唇邊的煙火

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二——十六日

艾文詩三首

快樂

携小女兒

在街上走

一整天

甚至一整年

甚至一生

我們依然徘徊在

池畔

蓮 在水中央

盈盈而立

我們相顧

她竟然喚我

老祖父

我猶豫甚麻呢

快樂
不是我仍舊看到蓮
因為我
已經不存在

這菜色的呼吸

走入菜色的呼吸
看到肺腑城池
盡是一些腐爛的藥味挿鼻
我竟嘔出虛黑幽長的煤烟

一個小女孩驚訝看我
我沒有必要她諒解
回頭 瞧見她母親
衰弱地向我赧然而笑
然後匆匆塞入一口
張嘴巴猛吐污穢的
人們乘它化作龍的傢伙

叭 叭 叭 叭

瘋狂奔向都市的煙塵

我想

我是無須自疚的

航程

他航向月色

雙岸埋伏

飢渴的黑鯉

河

吞着兇暴

他再握槳擊出

又擊中暗流

水勢照面斬

風掌舵

凡上險灘

凡五千年去來

繼續者

仍有水天開發

——七六年八月

沙河
河上冥想

如何登舟如何放棹
已不復記得
涉水時已把黃昏攪碎
若吾是蟬聲
吾當聽到
岸邊衆樹被勁風鋸出
一絲暮色
淙淙地
年輪的盡處响着水聲
此刻
天空有吾糾結多感的
臉
當一隻鳥啄下一顆星星
吾遂盲成黑夜
夜在吾斷袖處
依挨着絃木哭泣
在水漩與水漩之間
是誰把濕髮舖成
一條河？

樹

零之一

拂柳風情漸去漸遠漸漸遠去
無須回首
無須再固執
只因存在
路一路展延自己

本事

我們存在
我們不斷追逐，追逐
雲和煙，日月星辰
植根大地，直起身軀向空闊
向空闊
伸出葉，展開花，結成果
讓人們咀嚼着你的名字
在衆多的眸裡映成一座輝煌
我們存在，追逐

我們仍不斷追逐
直起身軀

指向奇怪的空閒

風是霸雨是王

霧鎖着所有的路

即使不能成林

即使不能成蔭

時間會証明

我們始終是一個名字

即使歲月

歲月青青澀澀

存在是路

或者，存在是露

雲煙，山水，日月星辰

四季交替循環

我們是一個名字

我們乃存在

零之二

千程外

匆匆於最黑最暗欲光欲明之際

蛻成一顆又晶又瑩且渾且圓的

露

然後不驚動花不驚動葉

靜靜地睡了

陽光四起

七六年五月十一日

尤素夫

心香

回味

就是轉頭

看——

不見溪澗流動的髮

不見微微笑綻的臉龐

回味

就是轉身

擁抱——

沒有顫滑的乳

沒有溪澗般扭動的女體

回味

就是轉頭轉身

去看去擁抱

曾經的

溫馨

●

轉頭

依稀彷彿

在有與沒有之間

一縷縷幽香

或者髮香

或者髮油的香

或者髮與髮油的香

或者只是心底釀起的

微馨

引誘鼻子

深深呼吸

轉身

觸到冷冷的牆

七六年九月五日

黑色勝利

一朵朵一片片御風而行的形雲拖着變幻莫測的虛浮體態鬼影幢幢鬼影似一隊隊失去指揮的黑鴉兵撲着雲翹渡過無阻礙的空間，雲嘴雲喙雲腳雲爪魅密的瑟縮着。風厲厲的刺着如黑判官的尖筆，那根抄寫生死簿的筆，那根操縱人與鬼、陽與陰的界線的筆，持着特有的權力和威信任意的把雲紙撕毀、揉爛、塌扁、擠碎。一小塊一小塊的雲紙飄飄忽忽的浮上高空，高得似頭尾不分的雁，高得肉眼的視線難及，加尼福尼亞洲那枝專門窺看火星醜惡的僵相的望遠鏡也找不着它的踪跡。一大塊一大塊的雲紙沉甸甸的潛瀾下來，低得隨時準備飛撲至十八層地獄。天蒼白得發毛、發冷、發抖。一條條電線桿自馬路旁豎起，吃力且敏感的隨時等着支撐倏忽塌下的蒼穹。雖然是白天，整個大地却像瀉滿一地黑漿，漆圖得發出綠綠的光。統領着大地的太陽將軍被雲兵所殺得紅絲密佈，進而逃得無影無踪，從驅駛的車窗外看出去，穿着綠衣的退兵亦匆匆丟下駐守地。「開快一點！——鷄一樣木納的臉首次拋下暗泥沙的無味，在時速針的抖索下嵌着了刺激的神經，隨着車輪的顛簸，肌肉伸縮的抽搐起來，不定的浪潮的掌紋和線條隨波起伏。她側轉頭，朝見他的馬臉第一次干涉起馬蠅的擾亂，不停的仰上仰下，時而看看時速表，時而死命瞪着前方盲目的飛撲於輪下的路魂。時速針扭着

細細的蛇腰，吐出去的尖尖的紅舌死命舐着「○○」的阿拉伯數目字，貪婪的追尋，亦進亦退前前後後徬徨的躊躇步伐，隨時準備下定決心超越橫臥於面前妖冶地引誘着它的「○○」。馬路上飛駛的車輛永遠像數不清的長長的平行線，從不作任何曲折的交合。車窗張開了透明的似痴癡的嬰兒一樣沒有牙齒的嘴巴，風乘此機會爭先恐後把打頭陣的矛槍刺來，塞滿四個沒有防備的窗。亦刺傷他們！他的馬頸後誇張的揚起蚯蚓紅的鬃髮，配合起他的馬臉和嚴肅的相貌，亦奇怪相。她急忙用二手掩住嘴，想起他們此行的「神聖」目的，極力不惡作劇的狂笑起來。風無止休的圍攻過去，「呼呼呼」的箭鶯盲目的夾着牛勁衝來，她蹣跚起身驅，蝸牛一樣輕輕的觸一觸既瑟縮的敏感身軀，冬眠在冬天的大蟒蛇一團團收細的身軀，企圖把那股寒凜不動干戈的逼走。驚愕的發覺自己的衣節單薄得寒相，匆匆忙忙陪着那張陰沉的臉上了車子，她根本沒有機會多思索一刻。她對身旁的他瞥了不尋常的一眼。像一隻蠻牛，他是一隻橫行的螃蟹，持着一雙霸道的大鐵鉗操着圓型的駕駛盤，用一小時八十哩浪擲生命。冷得幾乎亦自身碎裂的風不停單來，他真的一點也不寒冷嗎？她注視起他的外表，也許他已爲自己築起一道牢牢的圍牆，孤獨的活着，活成一隻無情的北極熊，沒有了攝氏零下的冷凜反而生存不下去。「說幾句話好嗎？」地獄一樣的沉寂簡直悶死人，她沙啞的喊起來，風從她嘴一張一合間找到了空門，匆匆的從她齒縫間鑽過，冷得她直打抖索，隨即發羊間（旁）似的狂扭起來。前面出現一個幾何似的九十度轉彎，他直起腳煞車，她一個不留神，一頭撞在面前冷冷的儀器盤上，伸手死命抓着身旁忘記扣上的安全帶，才不至像斷線驚鳥似的狼狽地跌落在座椅外！

「我實在不太欣賞妳剛才的掙扎姿態！」馬臉目無表情的說。她狠狠伸出纖弱的手在他大腿上猛扭了一下，他的馬臉像砌了一層水泥，守着凝僵後的頑固，動也不動，連馬受鞭後的狂嘶聲也意外的收斂起來！時速針繼續狂飆的吐着蛇舌朝超速度的數目字猛舐。她無奈的把搜尋刺激的視線投向車窗外。撲着黑翅的雲朵鳴着烏鴉的自尊，呱呱的永無斷息地後退。遠處的山八字形地坐穩，正經一如喃喃唸經中的老道士，從不會改變一下自己的地理形勢。妖樹左右搖曳着亂髮，似乎已詔媚至扔奶草的地步！遍地的衰草拔腳向車後狂奔，表演一場奇異的千人賽。風帶着撲鼻的窒息，掩臉的風單一件件無形地朝臉孔撲去。一場場的景物

從車旁殞星曇花一般飛逝而過，偶爾注意，就發覺一幅礙眼的「春圖」：兩條野狗在路旁交尾。馬臉的頭一側，向牠們投了異樣的一眼。

「怎麼？你很欣賞吧！」她惡狠狠的報復了一句。馬臉不甘的瞪着她。一整羅青筋暴現的蚯蚓，在臉上蠢蠢欲動，似乎欲從泥土中搗破皮膚伸着頭縮着尾糾糾貼貼一團團一扭扭惡怖的爬滿一臉。火眼金睛掃了掃她的身上，孫悟空的認妖眼彷彿起不了作用，隨後又投回飄搖不定的路途。不漂亮的馬嘴緊閉着，像含着一口吐不出吞不下的怨氣逐漸漲漲澎湃以至氣卜卜的欲擠穿吹破他的喉腔。這塊頑固的石頭，也許他永遠不知道自己將被雕刻成偉人的肛門。車外一個老太婆打着太極的步速從路旁經過，把自己滿是骨骼的重量全依賴於一根欲斷的手杖上，六親不認的風也懂得敬老，不敢對這老林黛玉大力拂吹，怕一幅頭破血流的慘劇要倒瀉在馬路上。那緩慢的步伐，似龜行的拖沿，欲和兔們競賽時間！「你爲什麼不撞死她？」她陰森森的對他嘔吐出一口毒液。

「女孩子也這麼狠心嗎？」馬臉怔了一怔，首次不甘操縱的對御騎的主人嗚嘯起來。

「哼，哼，誰知道……」誰知道，誰去管那些排得一秒不漏的課程表，數學公程式是白開水，比啃樹皮還要無味。老師是墳墓裡硬生生拖出的僵屍，綁了綑帶，粉了大紅花的臉就像活人。學校是牢獄。制度是蜘蛛網，一旦跌了下去就擺脫不了那糾糾纏纏的牢貼。名譽是一頂破帽子；一個戴在頭上的紙紮大皇冠，叫一羣嗡嗡的蒼蠅大巨羨慕恭維得紅眼呂睜。週末圍在動物園四周的欲睡的魚眼，蒼白的嘴唇，蜂巢的麻子臉不住的嘲笑箱內的祖先狸狸，爲什麼他們不在鎖前先看看自己的泥濁相？這是個泥製的蚯蚓世界，總有一天會被一隻外來的鋤頭鏟平！紙製的鈔票所帶給人們的貪婪，火亦焚不死它的狼慾。每個人躲在糖製的睡窩裡，甜甜的濁死自己思想的根源。小孩只知道嬉玩，缺牙的嘴只會等待雪糕的啃咬；大人是政治消息的搜邏院，把登着尼克遜相片的報紙捲成圈圈的衛生紙，讓他每天清晨親吻你的肛門——「我們上那座山去！」馬臉扭轉車盤，一號牙的爬蟲獸奉上二十度斜靠的山轆，車腹內的腎胃機器人性且吃力的怒吼起來。天漸漸陰沉地罩下黑爪，張腔作勢的雲鴉收攏黑翅休息，擁擁擠擠的聚集山頭佈陣。黑令一下，一道响雷吼着紙老虎的吆喝，赤色歪斜的白軌實關子的一亮，又馬上驟去。馬臉增加了速度，風亦「呼呼呼」的從車窗內加強了攻擊，

十八般武器像搶奶頭的雜豬爭先恐後擠來，幾乎撕裂了他們的臉。路是飄搖的，像扭着蛇腰的吊桶，努力的把他們拋離軌道之外的深崖下！她轉首回望越陷越深的崖外，頑固的石岩把自己坐成一地的牀針，等着墜落於崖的一團血肉。冷笑的大巖石精化成帶血的嘴，饑餓的漸漸張開，張開，已急不及待的垂涎自己即將獲得的獵物。有深深沉沉的呼吸聲從崖下一層層逼來，整個崖谷像獲得了生命的重新招喚，狼急的張牙舞爪，頑靈的石魂亦隨召升天！她深鎖兩眉，蛙一樣怪怪異異蟬一般陰陰森森的唸起余光中的散文：「如果你冒冒失失要超車，千仞下，有一個黑酋長在等着你，名字叫死亡。」

「說一點吉祥話好嗎？」馬臉大力的按了一下車笛，代替了他那洩氣的馬嘶聲。「難道妳就真的這麼怕死？」

「我們不是來送死的嗎？」她陰陽怪氣的說。深崖下彷彿有鬼影幢幢側耳聽見了她的話，隨即爲自己將獲得兩個新同伴而齊聲高鳴舞爪舞腳放肆地慶祝，被興奮沖昏了鬼腦。

「送死？哈——哈——哈——」馬臉伸出長頸，揚了三下嘶笑聲。一年前她在校園初見馬臉，兩廂情願打着蜘蛛網的線條撤下，就罩住了兩顆頑石。馬臉是超人，馬臉是一切，馬臉開口閉口就是橫行的話，「此人腦重十分之一安士，滿肚空心菜。社會是一廂巴士的屈死臉，烤熟的翻肚眼空望着目標。紳士的底褲補着千結；貴婦的臥房養着蟬螂，去，去，去，這些天才演員，這個喊『開麥拉』口號的世界！」她早已看不慣四周圍的泥物，兩個圓圈一接觸，就通了電，兩條軸心轉而爲一，就圍成了象牙塔，隔世的四方城。高中畢業生竟然也偷偷學人朗背家庭計劃的條約，愛情是蜜糖，只要能放在口中啃咬，只要能感到甜絲絲的，其他什麼山珍海錯什麼都不要什麼都看不上眼了。於是要成家要結婚——父母張弓，一隻利箭射來——

「——我們應該選擇怎樣的死法？」馬臉把本已長長長長的臉拉得更長更長，過度的緊張伸滿了肉架的弓弦，隨時有飛撲出去的可能。一張倦蟲爬滿的面孔，正做着鬆弛的蠕動，蠕動成一團團五官不分的泥漿，泥漿最後一塊塊的墜下，露出三兩隻蛆蟲在頭骨中爬來爬去，一幌一幌的似跳蚤似網上鮮活的魚。天上蒼白的紙老虎又咳嗽了幾下，彷彿患了不治的傷寒症，幾條白色鐵軌快快的佈了一下陣，蜂飛的雨點跟着狠狠撲下，車窗繼續開着，風夾着

撥軍的天文數字的雨點死命擊進車內，作孤注一擲的大圍攻！車外的景物逐漸模糊起來，似酒了一層纏綿的厚厚的霧，妖樹依然在遠處若隱若現的搖盪着亂髮，像穿上了蟬衣薄紗的裸女，扭腰擺臀的做着隱隱約約的引誘。馬臉伸手開了撥水桿，於是前面的擋風玻璃忽然飄飄忽忽的伸出一雙尖尖細細的牛角，毫不匆忙且規律性的撥開漆漆黏黏的雨水，左左右右的開着兩把玻璃扇。一輛紅色跑車模模糊糊的自雨中駛來，像撲着一團血肉從他們身旁艷麗地酒過。她兔一樣頭捷的跳起：「你爲什麼不撞向那朵大紅花？只要你稍微扭轉駕駛盤——」

「大小姐，要死的只是我們兩個人——」馬臉終於受鞭似的鳴起。兩隻圓圈交合以來，一直平安無事，沒有越軌的吵架，有的只是小小的爭執，然而還沒有能力移開兩條軸心的位置。今天這兩棵孤孤獨獨的生存沙漠中的仙人掌，却意外的爲了水份的分配而起衝突，也許根本沒有能力接受考驗吧，真好笑，兩隻蟋蟀一天到晚躲在漆黑的洞中，甘心情願的放逐自己，對洞外不會接觸過的世界永遠有爭鳴不完的牢騷！即使出洞，尋食的範圍也小得可憐。然而洞的外面有老年人守着入墓的歲數，噓着最後一口氣用唱歌的速度教訓意氣風發的你。牧師用慈祥的面具收買他的信徒，用流血的十字架平息仇恨。什麼事情都要經過長輩的挑剔，連舌頭都不會自由擇食過。「如果真的死了——」馬臉陰惻惻的低聲喊出拖出正在極力藏匿自己的死神尾巴。鴉雲密集的天空，厚得異樣，似乎所有撲着雲翅的黑鴉兵都一層層的疊着壓逼下來，傾盆倒瀉的雨，也朝着他們氾濫。

「那不更好，」她壓低音調，用一種發毛的聲浪重重向空間逼去。「死在車禍的馬路上，我們是等待覓食的鴉屍，又是哄動社會的殉道者。如果不幸撞下深不見底的黑崖，只有孤絕的以一團模糊的血肉躺在石上，等待亂爪獸舌的撕裂！」

「我們不準備給世人留下一個好印象嘛？」馬臉掙脫了韁繩，不甘的和揮鞭的主人爭執起來。「不要忘記我們是偉大的殉道者，說不定有那一個瘋癲的小說家要替我們撰寫第二部梁山伯與祝英台呢！」

「反正是死了去了消逝了幻滅了，再美麗的外表揭開了也不過是一堆骷髏，誰會去挑剔一羣鴉舌對一團血肉的爭執！」她揚起長髮放肆的斜靠在座背上，已是抉擇生與死的時候原不該縱容自己鬆弛，雖然那可能會去得漂亮一點瀟灑一點。她下意識的朝倒後鏡的另一個自

已的存在實屬看看——早上像睡僵了一樣如果不是馬臉忽然帶着一臉隨時欲暴發的暴風雨和陰陰沉沉的氣色來找她，她還幾乎忘記了昨晚的宣誓，匆匆穿了衣服這最低限度的人類的掩飾物，來不及漱洗和用餐已被馬臉拉進了車子——這隻橫衝直撞的蠻幹的野牛，在他向世界宣戰時他總深信自己的一隻牛角能粉擊一切紅色的挑剔！倒後鏡是一張熟悉又夾着陌生的臉孔這就是馬臉不顧一切爭奪的自己嘛？不像不像，那樣平凡的一張俗臉似乎並不值得用一小時八十哩浪擲生命去換取，男人有時像一堆蠕蠕的嚼葉蟲，為一塊紙紮的大青葉咽咽啾啾嗚叫。她真的能和這頭不甘束敷不甘指揮的馬斯守終生於燭爐一樣的小屋嘛？當祝福和鐘聲呱呱地走過，自己以前厭惡的尿布、奶粉和廚具將是下半生寸步不離的濁物，是連手生着的一部份肉軀。馬臉上那些從前以為雕着深刻思想的條紋，將擠滿更多更空洞且抖着風燭和庸俗的痕跡的岩縫，直到銅臭味沾得全臉無法自拔，亦深深逕自淹斃。不幸自己也會變成麻將台旁一天二十四小時不動的僵屍，三姑六婆的親密聯盟，為一角錢茶在巴利開研討會的辯論家，搬弄是非的鸚鵡嘴，深入閒事招搖的間諜。自己將蠕動成一條社會病菌的附屬蟲，只為痾屎養肥而活着。老了，龍腫的身軀拖着卡通似的滑稽七顛八倒的左左右右撥着鴨行步伐，自願自的「嘎嘎嘎」爭鳴，雖然沒人理會那隻不識趣地囉囉嗶嗶的老鴨。和蝸牛並腳齊步的馬路上，不知道會不會遇上一個新潮女孩惡毒的對有車階級的男友說：你為什麼不撞死她！

「怎麼？妳在為自己死後的存在質素懷疑嗎？嘿——嘿——」馬臉發出開開斷斷的冷笑。那隻負擔過重的馬，原來還有鞭策人的時候！「放心，我不是詩人，不懂得欣賞也不懂得歌頌一幅血花飛濺的艷麗景色，自然也不會選擇那種轟烈且淒絕的慘死！至少，死得風流應該不是一種罪過吧，所以我想我或者會面對面兩手擁抱着妳——」

「閉嘴！你不能對殉道者尊重一點。」她氣得逼出一層發抖的聲音來，深崖下似有刺耳的鬼鳴聲，她開始不自然的深入剖測那場即將發生的慘劇——「跑車擡下深崖時，如果我們之間還有一個人不幸的活着，那該怎麼辦？我真怕，我真怕一個人陪着一具四肢殘缺不分的屍首，敏感的獸們會循着血氣找來收拾這一幕慘劇，那時候我應該怎麼辦？一頭撞在岩壁上讓我的腦漿瀉滿巖石上？還是對沒有理性的禽獸跪地求饒？如果幸運的活到晚上，狼們在遠處為我們狂嗥一首輓歌我是否也應該和他一起共鳴？或是低聲的哭泣，哭泣自己沒有勇氣

和獸們競爭生存的機會；哭泣我的女性的懦弱？啊，可怖的世界，觸目皆黑！我會後悔嗎？我呆呆立着直到自己被重重欲侵擊自身的幻影嚇得靈魂出竅嚇得神魂顛倒神智不清然後拖着探尋而來的猩猩媽媽摟着黑豹姐姐親着蟒蛇叫妹妹……？還是應該用纖指當鏟挖一個墳埋葬身邊的你同時也把自己埋葬？我是不是還應該找一塊像樣的大石頭用我身上任何一個傷口流出的血爲你我寫一道碑誌？啊但願天永遠不要黑下來，因爲只有在白天無情的獸們才能清清楚楚的打量我，當牠們看到我那副車禍後血跡濺濺瘀塊、疔瘡、惡瘡密佈衣飾襤褸披頭亂髮的模樣比牠們看過的任何一個怪物都要恐怖醜陋時，牠們就會永遠不敢碰觸我！我應不應該像拜月嗥唱的狼一樣無止休的對崖外發出最恐懼的呼救聲？或是拖着脫白的手跛了的脚爬上佈滿利刀的崖壁？我會不會大意的在崖壁的半腰上突然輕輕飄飄的再度墜下？或是爬上崖上因爲莫名的羞恥和無助而徬徨不定，想想自己跑回馬路上人們會怎樣把我當作一隻厲鬼一樣逃避我時，我是不是應該冷笑着靜靜的再一次墜下崖中第二回浪擲自己——」

馬臉彷彿被主人那一連串的咆哮投訴聲嚇窒，稍微聳一聳肩，自己也智慧的嗚嘯起來：「一場嚴肅的悲劇，被妳這麼一說，好像變成一篇魅秘的黑色文章了！讓我也來想像一下吧——倘若不幸活着的是我呢？嘿，我首先要對死神惡狠狠的咒罵幾句，然後在那塊濺着我們的血的地上一面唱着痛苦的歌一面慢慢的替妳挖一個墓，用攀滿崖壁上洒着我們的血的鮮花獻祭妳，在還沒有把妳交還給泥土之前我會慷慨的對妳施捨一個道別的吻——倘若妳身上任何一方吋的皮膚沒有被血跡沾染過的話！然後我會安安靜靜的等待命運給我安排的一切，因爲這樣墜下來也不會死，難道幾隻畜牲三五隻爪牙幾百重虛無的鬼影就能置我於死地？笑話！我可不打算爲自己打通一條與外面溝結的道路，只盼自己能和岩谷中的頑石一樣孤獨安靜的活下去就是了。一塊岩石一枝枯樹握在我手中也是一枝銳厲的矛槍，啊我所禱，三日之內必定要碰上一頭猛獸，因爲如果沒有肉沒有食物我真怕自己不會餓得像瘋狂一樣掘開妳的墓面且猙獰地咀嚼妳的骨頭！每天晚上我必定不會忘記對着月跪在妳的墳前祭獻妳的魂，高唱：欲——祭——疑——君——在，天——涯——哭——此——時！」

她繼續毫不鬆弛的把慘劇推到更深更遠的地方去：「老頭子和老婆子聽到我們的死訊時，一幅老淚縱橫白髮送黑髮的淒涼景色也只能夠抵償他們底頑固的百分之一！請來十個八個

老邁的道士也超度不了我們年輕的魂，他們將會怎樣後悔啊！他們將會氣急敗壞的說：可憐的孩子，你爲什麼要尋死啊？我爲什麼要阻止你結婚啊？嗚嗚嗚——厲鬼乎？好淒絕的哭聲！如果我能看見這一幅槌胸搗心蹙腳跪膝的求恕動作，如果我能聽見這一連串沖天入獄沙啞哀鳴的慘然啼哭，我死而無憾，從此長眠而無怨！」天上聚集的雲鴉已猖狂得撲着黑翅把任何一個皎潔的白點弄污，自鳴清高的呱呱聲嗚啞了整個大地。有一羣雨點在空中哈哈大笑，却在他們面前的馬路上跌破了頭，四隻輪胎把它們的屍體浪濺到野草叢生的馬路旁。懸崖下的羣峯露出利牙尖尖且饑餓的刺着雨點，浪花在黑樾樾的崖下發冷地笑。她繼續靠着椅背坐好，用一種彷彿夢遊一樣的口氣忽沉忽升的低鳴：「你知道現在我們驅駛的這座山峯會有一個傳說？據說這又狹又窄的山脈有五哩長，一直伸到無際無盡處。這兒的居民，這些迷信的凡夫俗子就說這是一頭沉睡的巨龍成年歲月的蟄伏於地上！說得難以使人致信一點，我們現在正用四隻輪胎在一條龍背上飛濺；說得大胆一點，我們是太歲頭上動土；說得美麗一點，我們亦乘龍歸天。啊龍啊龍——不幸有一日一家建築公司把這座山脈的起點也就是它的山頭鏟平，迷信的居民就呼天哭地的說：天啊他們竟然割斷了龍頭！從此每天夜晚人們就聽到這條無首龍淒慘地嗚咽、哀鳴、啼哭，驚天動地的震撼，移山倒海的顛慄，日月無光，鬼妖失魂，人神共憤！不死的龍魂不僵的龍體——但願我死後也能有這千分之一的餘威存在。」

馬臉側了一側，策使的鞭彷彿已不在他身上任意揮動，於是隨意的馳騁起來。「妳忘了？這下面的崖谷還有一些更恐怖的傳言。他們都說這是個被迷疊的地區，有一個騎在馬上的無頭鬼傳聞爲日戰期間一個被炮彈轟滅腦袋的日本鬼子幽魂，此魂每天晚上馳騁出來找尋自己失落的頭顱！有時候人們看見他在幽黑的谷中匆匆掠過，彷彿御風而行，有時候人們聽見他的馬蹄聲半夜自屋外响起，推開大門看時，就見到一個黑影跪下身子伸出雙手向他們討他的頭。崖谷下的樹據說一棵棵皆伏着鬼魂，白天沒有什麼，夜晚它們就連根帶土的揮動行駛起來，在黑漆中絆倒夜歸的人，然後又直立不動，叫跌得鼻血猛撲的人摸不着頭腦。女妖最喜歡在此與風作浪，或者聚集在一起討論如何步入一個熟睡人的噩夢中。就連崖壁上的花也染上鬼氣，白天它們自然是肉嘟嘟香馥不甚，到了晚上就散佈出毒氣來，以歡迎飄忽忽地飛來的蝶魂蜂魘。天亮前人們就會聽到崖谷中飛出許許多多細碎繁忙的怪聲，因爲所有的鬼魂

都趕着在太陽沒有出來之前遁回窩巢。」馬臉忽然陰森地用視線的厲電猛觸她身上，一隻獠毛密生的黑爪用力揉緊她的大腿。「在撞崖之前我們可不可以先在車上——妳還是個處女呢！」

「放肆！胡謔！」用力拋開那隻魔爪，一陣羞澀掩埋而來，幾乎擠出眼淚的尖叫聲擋了出去：「但願崖下的厲鬼能潛越於我身上，用牠萬劫不復的利爪活生生扼斃你！」

「妳好像哭了，不要忘記，當死降臨除了用噴泉似灑出的血小丑般把臉塗成大紅花我們不要眼淚也灑在我們身上。」馬臉的臉塗了一層摸不透的墨。「活着爲了快樂，死了也因爲爲了追尋快樂，縱有再大的痛苦也隨之解脫。」

「你這隻破鏡，當時針分針鏻分分地停止駛騎，當它們雙臂僵冷時，却死要臉的硬持着最後的V，勝利勝利！」她癱瘓一樣的低鳴起來：「人就是爲了這一點可憐的自尊而活着的嗎？」

「那總比自祭似的降着白旗慘死的好！」

「不，不，死在崖下，我們是貓嚼的鼠屍，連骨骼也遭風吹雨打，死在光明正大的馬路上，是攝影鏡頭下的怪物，掩鼻的一團腐肉。不，不，我——不願死了，活下去——活下去也毫無意義。」希望是樹，永不開花結菓！誓言是蛙鳴，單調且喧不成律且永無休止。信用是噴嚏，打了就忘記。誠實是尾巴，永遠藏在看不見的地方。祝福是咒語，揭穿了只不過是一整籬欲生生濁死人的蜂蜜。擠擠擠，巴士是寶山，空着手進來，空着手出去。然而生活如何枯燥得似沙漠也不必輕易言死，兩個人作貓打架般扭作一團就這樣向崖下的岩壁丟回忠實如僕的生命？反正已向世界宣戰爲什麼不抓緊一點實物證明自己真真切切的存在質屬那樣總比站在即將幻滅的眞像中吶喊的好。她鬆弛了一會神經無言的望向車外。風不會放過任何一個偷擊的機會，落在擋風玻璃上的雨點像一巢密麻麻的蜂窩，冷憎地一層層可惡的逼上，密密的蜂巢漸漸溶化成一堆凋謝的白花，散開，像兩條直墜的鼻液結合成纏綿狀然後又是另一層不要命的緊緊壓尾而來。隨着雨水在玻璃上的浪嬉，車外的綠色世界異常得可怖，像一幅模糊不清的幾百年前的油畫，開採成地獄的爪牙飛舞。變形的樹像被酸水淋過的裸女，混雜不清的五官四足左右地搖曳。有岩上的大頑石蠢蠢欲動，像老婦人皺紋密佈的枯萎乳房，在

做着誘謂的最後逼諜。路是一條反彈力特強的膠帶，隨時準備彈躍他們。她於是閉上眼睛不真實的說：「我現在真的不願死了——如果構成一個灌木開成家的傳說——」他柔柔的開始想像吐出一些美麗的前景：「即使在獸聲迴响的森林，也能擁有一個太平安樂的家，隔世的象牙塔，不是早在我們初見面時已堅固地圍成了嗎？……」

「哈哈——」馬臉刺耳的嘶笑聲永遠是不妥協的音調，配成樂譜也不能共音唱出。「看來我們根本就沒有誠意言死，也好也好，跑進森林去躲幾天也能把老頑石嚇壞的了。」

他們孤獨的開拓了自己的領域，背着世界向一個反方向走去。跑進遙遠的森林中，向空中開着一幅雄偉帷帳的樹葉就是他們的屋脊，再凹凸的地面也能睡扁成一張溫柔的夢床，天塌下來亦若無其事的當被蓋，獸們張牙舞爪的跑來也正好替單調的生活增加一絲刺激。她忽然甜甜的對自己微笑起來輕言起來：「一個灌木開成家的傳說！聽着我們不是去躲避而是去隱居就這樣無知逍遙的活着不知月不知日，夜晚我睡在溪流間忽然醒來就可隨意伸口向潺潺的流水解渴，四處皆是熟透的菓子等着我去採擷，花朵的芬芳每天圍繞着我香氣從我的毛孔間鑽入體內那麼有一天我死後也是一具香馥的屍首，不知名的鳥兒長年歲月的爲我歌唱直到我能和他們和音共鳴。就這樣拋開文明活着活成一隻赤裸的爬蟲獸活成亞當與夏娃，活成一隻見到比自己懦弱的獵物就猛撲的兇獸。伊甸園的二人世界，縱使闖入了第三者也不過是一條沒有理性的蛇而不是文明世界中的那一羣濁物。就這樣回到那個沒有語言的世界，每晚只能沙啞的對月狂唱一些沒有詞的曲調——」馬臉忽然沉迷且興趣勃勃的吟起瘧疾的詩：

「我們將有一座

費一個春天造成的小木屋

而且有着童話般紅色的頂

而且四週是草坡，牛兒在嚼草」

黑雲兵撲着不倦的雲翅一層層盤旋於上空，仍然沒有休戰的打算。雨水煩厭的爭執，在車頂上滴成囂亂的鴉鳴。風不停地調兵換將，正準備大洗劫。車子仍然以超速吞吃着路魂。她想起他們將如何提心吊胆的把毒蛇密佈的黑森林擠成安樂窩，野獸的吆喝聲，正竭力把庸俗的塵寰拂出林外。結婚，成家，妖樹梵着燭光，魔音在祝福，蛇舌惡毒的宣言，挖出血心的對

証。如果自己是一個新娘子——

「你看我現在美麗嗎？」

她揚起髮，神色安祥的讓投來的馬臉視線審判。一輪貨車在轉彎處以同樣的高速饑餓地張開蛙嘴向他們的車子撲去。鴉聲的雨點在車頂上爭吵，風蛇扭着身子走進車內。馬臉似乎沒有時間把投向她的視線移向前，蛙嘴吐着特強的彈性，把他們的車子化成一道不規律的弧線，拋離路魂之外的深崖下。

七五年十一月完稿

七六年五月重修

惡魔之夜

一個相熟的人都沒有，他們對我太陌生了。他們大多數都是大眼大耳的，又加上嘴闊唇厚，咄！實在太醜太唬人了。我也不敢久久地去瞪視他們。

我後悔跟隨蘇達馬到這鬼地方來，更糟的是他却拋下我獨自一人；他不知跑到那兒去了。

在其中一個角落，一個女人獨自坐着，她的雙頰塗紅。自我抵步至此，我未曾見到有誰走近她跟她說話。她一直在注視着我。

最好別去接近她。我心裏暗想。她兩頰上的紅色是不祥的象徵。或許她看出我害怕她，所以就不再那樣有意地死盯着我；我偶然發覺到她在撇掃自己那纖細的足踝。

而每次在這動作完畢後她必輕嘆一聲。

突然她舉起憂目示意我向她走過去。

我居然也昏昏懵懵地向她走去。我彎着身，下巴正巧碰到她的髮絲。她趕忙掉過頭去，空氣頓時洋溢一股素馨的香味。她遞過一朵花來，但我還來不及接受這朵花她便縮回手去。她把那朵花插在那有如銀殼亮白的髮間。

花驟然變了顏色，首先是綠色，一下子又變成猶如裹屍白布般的白色。

我恐懼地向後退去。

燈光突然暗掉。

衆人咯咯大笑；狂笑聲令我感到十分不安。

衆人立起共同跳起舞來。我被一隻粗手拉住跳着。我大聲呼叫。我根本不會跳舞，從小跳舞是我最討厭的，這可能受到我那不會開過舞宴的家庭背景所影響吧！

舞越跳越狂，我全身潮濕。一位最靠近我的女人開始解開領扣，她只披一套圍巾跳舞，那下垂的乳房搖擺，髮絲幾乎遮去她的整個臉孔。

夜的寒氣愈來愈令人顫慄，霧氣重重，我看到四周都沾滿霧水。我的頭開始發暈。

燈光再度亮起，我手中不知何時竟然握着一朵花。它的枝幹充滿利刺，花瓣含有淚珠，我把花插在我那有花紋的大衣的袋子裡。

他們都在取笑我。

我企圖消除我的窘態，便倒一杯水喝下。

看來這隻粗手的主人必是一個醜女子。她緊抓住我的手不放。我愈是想要甩掉那隻手，那隻手愈是緊捉住我不放。我看到那雙頰塗紅的女人不再注視我了，她與緻勃勃地翻着自己的足踝。

然後所有醜女人都跑過來擁抱我、撫摸着我的髮，我的鬍鬚。

衆人大聲取笑我。

燈光又被熄掉了。

大家又恢復跳舞。這次是儂人舞了，男男女女互相摟住腰、抱着肩。我的舞伴依然是那位粗手的醜女人。她微笑着向我拋媚眼，而我閉起眼睛，音樂彷彿好長好長，我的膝蓋似乎虛脫了，我已身疲力盡了，那醜女人的摟抱却越來越狂。

啊！她忽然把臉向我臉上壓過來，她的嘴唇飄出一陣好似沉香的芳味。我睜開眼來，她噙高嘴唇要我吻她，我不敢，但是她的眼睛在令我。

音樂突然停了。

燈光重亮。

「各位朋友。」一個嘹亮但却溫和的聲音突然响起，使氣氛舒服了許多。那聲音是發自一名體格矮小、留着絡腮鬍子的男人。

「各位朋友。」他再重覆一次：「相信各位一定想更進一步認識我們的客人。」指着我說。於是所有的眼睛都投到我身上來。

我的心志忑地跳。我幾乎感到要漏尿，幸好沒有。

「朋友，請行過來一點。」他吩咐說。

我站起身，像是已着魔般聽從指使。

那醜臉孔的女人先鼓掌，其餘的都附隨她；除了那雙腮塗紅的女人，她掉開臉去。

「好了，朋友，首先我們歡迎來參加這個宴會，請問您叫甚麼名字？」

我不作聲，拚命地去記取我的名字。

「您朋友叫甚麼名字呢？」

「叫我曼好了。」最後我回答說。

「這還不夠。」對方說。

「如果是那樣，叫我沒有名字的男人好了，怎麼樣？無名字的男人？」

「好吧！這位便是我們的朋友無姓名的男人！」那男子高聲叫道。

我躬身敬禮。

忽然那位雙腮塗紅的女人走近來，在我額上吻了一下，她遞了一朵花給我並在我耳畔低

語：「你在說謊。」然後迅速坐回原位。

燈光又熄了。

內心的懼恐也逐漸消失，漆黑中我聽見那名體格矮小的男人對我說：

「朋友，黑暗對你是不是很恐怖？」

「不。」

「很好，但這是甚麼原因呢？」

「我其實常常活在黑暗裡，何況一路來黑暗使我的心靈感到愉快安詳。」

「您的意思是？」

「我不為誰而活，也不為了甚麼而活。」

「您朋友真正的職業是甚麼呢？」他又再發問。

「固定的呢？還是暫時性的？」我反問。

「兩個一起。」

「請亮一下燈光好嗎？」我求道。

「不行，我們的規矩是不允許外人在燈光照射下說話。」

「也好，如果是這樣子。我真正的工作是行路、採野草、摘花朵，看鳥飛、聽風笑、觀雨哭、看浪拍岸，以及所有地球上的事物。」

「我們不明白！我們不明白！」聲音在黑暗中呼起。

我微笑，這是我已經預想到的了。

「各位朋友。」我一字一字地說：「我是一名藝術家，一名獻身給藝術的傻子；我真正的工作是不固定的，記錄是我長時期的工作，我記錄一切我想記錄的，而我的僱主便是思想、感情、與經驗。」

燈光重亮。

那矮身材的男人很想對我說甚麼，但是却被一個聲音禁止。

「朋友們，他是個騙子，別讓騙子出現在我們這兒。他是個危險人物。」

我幾乎要哭出來了，當我發現到說這話的人正是那位雙腮塗紅的女人。在那燈光的照耀下，我感到她的面孔越來越醜陋。我沒勇氣再注視她，我閉上眼睛，倒下身子。

「讓他死掉吧。我們已經許久沒抬棺木了，也很久沒去拜訪墓園了。讓他死掉好了，我們將前在太陽出來之拾走他的棺木。

聽完這些話後我的肚子抽攣起來。

燈光再亮。

「放心地喝吧，朋友。」那體格矮小的男人爲我倒了一杯水柔聲地安慰說。

我發覺自己躺臥在一張床上。脚底下的火爐正蒸發熱氣，安息香馨味充塞鼻孔。

「我不喝這杯水。」我推辭說。

「爲甚麼不喝呢？」

「不習慣。」

「騙人！」

「我說的是實話，信不信由你。」

「好吧！我相信你。朋友，只喝一口好了。」

「不，我不想喝。」我繼續拒絕說。

「只一點點吧了。」

「不要！不要！放我回去！放我回去！放開我！」

「放開他！讓他回去，看來他在此地死不了！」那雙腮塗紅的女人命令說。

我很高興，我慢慢地坐起身。

「謝謝。」我說。她轉開臉去。

夜黑漆漆，凌晨很涼。霧水處處，霧水使我瞧不清前方及左右兩旁的景物。我無法走得

快些。

我把手插入褲袋，取出一張照片，我熱情地吻着，我把照片放在那高舉向空的手掌上。

我步入濃霧裡往前走。

我再吻一次照片，感覺有點潮濕，我把弄濕照片的霧水抹去，然後又吻它一次。

我把照片藏回原來的褲袋，再把手插入左邊的袋裡，我在黑夜中閱讀一封信，我大聲地

讀着：「再見！再見！」

我哭了！

霧水沾濕了我的信箋。

妳為何離開我，荊蔓，妳為何離去呢？妳為甚麼到那麼遙遠的地方去？

淚水跌落了下來。

霧水與淚水滲在一起。沿着我的臉頰流下，我用舌把它吞入肚內。

早晨快要到來了。

我仍然在走着，毫無目的的走着，如果想回家，我要回去那個家？我沒有家，我從來沒

真正有過一個家，我的生活中沒有任何親人。

我的臉刺痛，早晨的陽光已在燃燒我的面頰。頭頂上的那口窗，昨夜我忘了關上。

（八月九日，七六年）

卡繆 著

凌高 譯

是與否之間

如果我們已經失落的才是樂園是真的，我便可以爲今天佔據着我的溫柔和殘暴的感覺寬一名稱。一位移民正歸返他的國家。我在回憶。嘲諷和緊張消弭，我已回到家裏。我不打算討論我的快樂。這樣更加簡單和容易。因爲在不變的那些時間裏我從遺忘深處帶回來的是一個感情純潔的記憶，是永恆裏延展的瞬刻。於我，唯有這個記憶是真實的，而我却常常覺得太遲。我們喜愛某些手勢之柔和，就如貼切地嵌入一片風景中的一棵樹那樣。我們也僅有一個細節來重創這些愛，但那已足夠：一開關閉過久的房間的味道，馬路上瑣細的腳步聲。這對我也是真實的。假如我這時候愛上了並且付出自己，我終將變成自己，因爲唯有愛能把我們復甦爲自己。

緩慢，平靜與嚴肅地，這些時刻回來，同樣強烈，同樣感人——因爲是傍晚，因爲是憂傷的時刻，也因爲陰沉的天空帶有一種模糊的慾望。每一個再度發現的手勢把我顯映給自己。其次一個人對我說：「生活那麼艱苦。」我記得那音調。另一次，某人喃喃：「使人受苦仍然是最糟的錯誤。」當一切成過去，對生命的渴望消失了。那就是他們所稱謂的快樂嗎？

當我們沿這些記憶彳亍，我們將一切都罩在同樣寂靜的服裝中，而死亡有若一件失靈光澤的舊衣。我們轉向自己。我們感覺到自己的沮喪，因之更愛自己。不錯，那可能就是快樂，是我們的快之自我憐憫的意識。

對這傍晚那或許是對的。在摩爾式的咖啡室內，在阿拉伯市鎮的遠盡處，我想起往昔任何一個快樂時刻，却有一種陌生的感受。已是夜晚。牆上五枝桠的棕櫚樹間淺黃色的獅子追逐着綠裝酋長。咖啡室角落一盞乙炔燈發出弱光。主要的光線來自擺飾着黃與綠色瓷釉小爐底的火。火光照亮室中央，我能感覺到它反照在我臉上。我面朝門口和碼頭。咖啡室主人蹲伏一隅好像在望着我的玻璃杯，它空空地立在桌上，杯底只剩一片薄荷葉。大廳內無人，聲音從下邊的市鎮傳來，遠處碼頭燈光照耀。我聽到阿拉伯人沉重的呼吸，他的眼睛在夜色中發亮。那是遠方傳來的海濤聲嗎？世界用一種冗長的韻律向我嘆息，帶給我不朽之物的平和與漠然。高大紅色的影子使牆上的獅子像浪潮般搖幌。空氣漸冷。燈塔開始旋轉：綠、紅、白。世界依舊嘆它的長息。一種秘密的歌自這漠然中誕生。我又回到家了。我想着一個住在貧困地區的小孩，那地區，那房子！只有兩層，樓梯沒燈。甚至現在，許多年以後，他亦能於最暗的夜晚回去。他知道他可以登上梯級而不顛蹶一下。他把這座房子負於體內，他的腳保持梯級準確的高度；他的手，天生的，永遠征服不了扶欄上的恐怖。因了蟑螂的緣故。

夏天黃昏工人走出陽台上來。他的樓房只有一扇小窗。於是乎他們搬下椅子置放屋前，享受黃昏的空氣。一條街道，隔壁是賣冰小販，對面是咖啡室，還有孩童穿門過戶的吵聲。除此，透過濶大的無花菓樹，有一蒼穹。貧窮中有一種孤獨，但却是付還價值給一切東西的孤獨。至某種程度之富裕，蒼穹本身與星佈的夜晚像自然的美好。但在樓梯底下天空恢復它完整的意義：一個無價之榮耀。夏天黃昏，充滿憂憂（口部）响星星的詭秘！小孩背後躺着一道發臭的走廊和他的小椅子，椅子底下橫裂了，在他的重量下微微凹陷。但他只需抬眼便可從純潔的天空直飲。偶爾一輛電車會喀喀快速駛過。一位酪酊者會竚立街角唱歌，沒有騷擾到肅靜。

小孩母親也從不講話。有時人們會問她：「妳在想什麼？」她就回答：「沒有。」那個

是事實。一切都已經在那裏，所以她什麼也沒想。她的一生，她的嗜好，她的孩子等都在那裏，帶有一種很不容易被感覺到的存在，她是一位殘患者，思想困難。她有一位苛刻和支配慾很強，把一切部犧牲給其暴躁的牛脾氣並且長久指使着其女兒軟弱的心智的母親。婚姻使她獲得解放，然丈夫死後做女兒的很聽話的回來住。他英勇喪命，如他們所說。在擺置榮譽的地方你可以瞧見金色框子裏他的軍人勳章和「戰爭十字勳章」。醫院也把由他體內取出的一塊炸彈碎片送給那寡婦。那寡婦將之一併收藏。她的哀傷久已消失。她已經忘了她丈夫，但仍舊談起孩子的父親。爲了撫養這些孩子，她出去做工並把所得交給母親——那個用鞭條養大孩子的人。當她太用力打他們時，女兒告訴她：「別打他們的頭。」因爲他們是她的孩子，她憐愛他們。她以一種隱藏而不偏心的愛去愛他們。有時，像她現在記得的許多傍晚，她自疲憊的工作（當女工）返來，發覺屋子空空無人。老婦人購物去了，孩子仍在學校裏。然後她在椅子中縮成一團，注視她前方，循着地面一道裂痕漫遊於眩幻的追思中。她四周的黑暗加重，她的緘默遂成了無法彌補的哀傷。假如孩子此時進來，他會看見肩膀骨頭嶙峋的瘦形狀而停住；他害怕。他開始體會許多事情。他不太在意自身的存在，但這獸般的沉默令他痛苦哭泣。他爲自己的母親難過，但這算是愛她嗎？她從來就不會撲抱或親吻過他，因爲她不曉得如何做。然後他就冗久站着望她。感覺到與她隔閡，他逐漸意識到她的痛苦。她聽不到他，因她耳聾。不久老婦人便要回來，生命又將蠕動起來：煤油燈單下的圓光，桌上的油布，叫嚷，咒罵。然則目前這種沉默揭示一種停頓，一個很長的時刻。因爲不太注意到這一點，小孩以爲內心湧翻的感受是給他母親的愛。大概是如此吧，因爲不管怎樣她總是他的母親。

她沒有想什麼。外邊，燈光、噪音；這邊，夜裏的靜寂。孩子會長大，會學習。他們養大他所望他報恩，彷彿他們替他解除痛苦。他的母親會一直保持沉默。他將在痛苦中成長。做一個成人才是重要的。他的祖母會死，然後輪到他母親，然後他自己。

他母親突然跳了一下。什麼東西嚇着她了。他看起來有點愚昧地站在那裏注視她。他應該去做他的作業。小孩做完了他的作業。今天他在一家廉價的咖啡室內。他現在已是成人。這不是重要的嗎？並非如此，因爲做作業與接受成熟導至耆老。

仍舊蹲伏一隅，阿拉伯人雙手環抱他的腳。從梯田那兒升起煮咖啡的味道混雜年輕聲音激奮的閑聊。一條拖船增加了它嚴肅與柔和的特徵。世界像每天一樣在此結束，它無盡的折磨產生了這平和的承諾。這怪異母親的漠然！唯一能做爲其衡量的世界龐巨的孤獨。有一晚他們把兒子——他已經相當大——喚來他母親身畔。驚恐帶來了嚴重的精神錯亂。他習慣在一日之盡到陽台上去。她拉一張椅子坐下嘴巴偎靠着冰冷而鹹的陽台欄杆鐵條。然後她便看着走過的行人。夜色在她背後加濃。她眼前的商店驟地都亮起來。街道上充滿人與光。她空洞地凝望一直到忘了身在何處。在這個特殊的傍晚一個男人逼近她身後，把她往後拉，搖幌她，聽到聲音時才逃跑。她沒見到什麼，而暈倒了。兒子抵達時她已躺在床上。他決定遵照醫生囑咐，陪她度過一夜。他躺上床，在她旁側，躺在被單上面。那是夏天。新近的戲劇遺下的恐懼吊在室內熨熱的空氣中。腳步聲嚙咬門戶吱响。沉重的空氣中浮着用來冰涼傷患者肩膊的醋味。此刻，她不停翻動，抽噎，有時大哭。於是她將他從滿身汗濕中吵醒，準備做作——却在瞥了一眼錶面夜光投下的三個舞動的影子之後，又倒回去，重重地。他後來才瞭解那個晚上他們是多麼孤單。單獨與每個人對峙。「其他」人已睡了，而他們兩人呼吸着同樣的熱度。那時候這老屋子中一切都如空洞一般。午夜電車帶走了來自人們的所有希望，所有市囂給予我們的堅信。屋子仍因電車經過而噓响，一點一點一切都消匿了。剩下的只是一座充滿了不時由病人發出的可怕呻吟的沉默的大花園。他從未感覺如此跟一切隔絕。世界溶化了，連生命始自每個早晨這個幻影一併帶走。沒什麼東西遺下，不管是閱讀，野心，餐館裏的嗜好物或心愛的顏彩。沒什麼除了他感到自己正投身其間的疾病與死亡……然而，值世界正崩潰那時刻，他猶活着。他最後還是入睡了呢。但懷着兩人孤單的柔和與失望之影像。後來，很久的後來，他猶記取汗水與醋的混雜味道，當他覺得與母親連在一起的關係這一刻。彷彿她乃是他心中巨大的憐憫，向他周圍擴張，有血有肉，勤勉地遊玩，無姿勢也不造作，一位命運感動男人落淚的可憐老婦人之一部份。

如今爐中的灰燼開始竄住火焰。從地球外看仍是一樣的景像。阿拉伯鼓美妙的歌在空中飄盪，參雜一女人的笑聲。燈光接近碼頭——毫無疑問，是漁船歸返港口。自我坐處看見的三角形天空已經剝掉了白晝的雲層。佈滿星星，它在一陣微風中顫抖，夜晚充塞的翅膀緩緩

在我周遭拍打。這個我不再屬於自己的夜晚還會持續多久？在率真這個字中有一種危險的美德。而在這個夜晚我瞭解一位想求死的人，因為什麼東西都不再重要，當他完整地透視了生命。那人遭到艱難和忍受一件又一件的不幸。他把它們承坦下來，安於他的命運。人們認為他很好。然後，某夜，就這樣：他遇見了他非常喜歡的朋友。後者心不在焉地跟他交談。回家後那人却自殺了。人們於是談論着私人隱憂與詭秘的戲劇。不，假如必須找一則理由，他自殺是爲了一位朋友心不在焉地跟他說話。所以我每次都覺得好似攔住了世界深遠的意義，那時常擊潰我的是它的率真。我母親，那晚，和她奇異的冷漠。另一段時候我住在郊外一幢別墅中，跟一隻狗，一對貓和牠們的小貓，全黑色的。母貓無法餵牠們。一隻接一隻，所有小貓皆死了。牠們使住處充滿穢氣。每個傍晚，當我抵家，我會發現一隻僵直在地上，牠的齒齦暴露。某晚我找到最後的一隻，有一半已經被母貓吃掉了。牠已經臭爛。死亡的味道滲雜着五臟的臭味。手在污穢中，腐爛的肉臭燻鼻，我坐在這些悲慘中注視着錯縱火光照在蹲伏角落處一動不動的貓綠眼睛數小時之久！是的，今晚上就像那樣。當我們被剝削至某些程度，再也沒有目的，希望與失望同樣無根基，生命的整體可以用一個形象總括。但爲何止於那裏？簡單，一切那麼簡單，從燈塔射出的光，一綠，一紅，一白，到下邊傳來的夜的寒冷與市鎮的味道和窮困。假如這個夜晚是回歸的某個童年的形象，我應如何歡迎自它賦予的愛和窮困的教訓中抑制自己？即然這時刻就像是與否之間的停頓，我在另一刻留下對生命的希望或厭惡。是的，捉住失樂園的透明和率真：於一形象中。於是不久前，在市鎮老區域的一間屋子裏，一位兒子去探望他母親。他們相對坐下，緘默地。但他們的眼光相遇：

「唔，母親，現在怎樣。」

「唔，現在我們在此。」

「你煩了嗎？我是否說得太多？」

「呵，你從未說得太多。」

雖然她的咀唇不動，她的臉龐亮起一朵美麗的微笑。真的，他從未跟她說很多話。但他有這種需要嗎？當你沉默，情況變得清晰起來。他是她的兒子，她是他的母親。她可以對他說：「你知道的。」

她坐於無靠背的長沙發椅腳下，她的脚併攏，她的手合攏於膝部。他坐在他的椅上，很少正視她，並且不斷抽煙。一段沉默。

「你不該抽那麼多煙。」

「不錯。」

那地區整個味道從窗口升入來。鄰近咖啡室的手風琴，向晚繁速的交通，夾在鬆軟的麵包片中一起吃的一串烤肉片的味道，一小孩在路上哭。母親站立拿起她的針活。她的手指粗糙，因關節炎而曲彎。她只能慢慢工作，鉤同樣位置的一針三四次，或者把整行拆掉發出枯燥的撕裂聲。

「是一件小羊毛衣。我將配上白色領子來穿。這個加上我的黑大衣，就是我這季的時裝了。」

她已站起來扭開燈。

「最近天黑得早。」

沒錯。夏天已過而秋天仍未開始。褐雨燕還在柔和的天空叫。

「你會不久就回來？」

「但我還未走呢。為何你要談這個？」

「沒有，只是想說一些話。」

一輛電車經過。一車汽輛。

「我真的像我父親嗎？」

「他急躁的模樣。當然，你對他一無所知。他死時你才六個月大。但如果你有一撇小鬍子！」

他不確信地提到他父親。沒有記憶，沒有感情。無疑是一位相當普通的人。再說，他急著走。在馬恩戰役中他的頭被炸開了。盲目與垂死了一個星期：他的名字寫上了村裏的戰爭紀念碑上。

「本來嘛，」她說，「那樣子更好。他可能會成了瞎眼或瘋狂回來。所以，可憐的傢伙……」

「是真的。」

而後是什麼使他留在這房間裏，除了肯定那是所能做的最好的事，世界整個「荒謬」的率真在此避難的感覺？

「你會回來嗎？」她說。「我知道你有事要做。只是偶爾……」

但現在我在何處？我怎能把這空咖啡室跟我過去那個房間分開？我說不出我是活着或回憶着。燈塔的光在那邊。站在我面前的阿拉伯人告訴我他要打烊了。我必須離去。我不想走下這麼危險的斜坡。當我朝碼頭和它的燈光望最後一眼，那朝向我的不是更佳日子的希望，而是一種對一切和自己的嚴肅及原始的漠然，那是正確的。但我必須打破這太容易與太軟的弧形。我得要神志清明。是的，一切都很簡單。是人把事情弄成複雜。別讓他們告訴我們任何故事。別讓他們談被處死刑的人：「他將要償還欠社會的債，」但是：「他們將砍掉他的頭。」就像沒有什麼一般。然則到底是有點迥異。然後，有的人寧願用眼睛正視他們的命運。

七六年五月譯

七六年九月修

海誓

我坐在這座小長亭看海，昨天我和他們一起來走沙灘的時候，沙灘除了我們外，只有三兩隻海燕在空中飛翔；而波濤不拍岸，拍的是它們相互撞擊的聲音。於是我忽然想起這次沒來的光敏和秀珍，她們的笑和自然。如今沙灘上好像少了些甚麼，在獨自寂寞。三月最愛風雨，尤其是靠海小島上的西北部，總是細雨連綿或豪雨驚魂，帶給每一個人臉上的一些歡笑和含淚。坐着就是一種等待。等待也是一種有血有肉的生活。聽幾位知音唱歌，唱沙啞了喉還是拚命地唱下去，尤其是在這個回不了家的時候，唯有在這水鄉中找尋一片飄泊的葉子，讓它飄揚到千里外的半島上，帶着燕子歸心似箭我想問你的心情；我的母親，可有消息？

而這是在島上第二次海港的聚會，是一種快樂的征服。不是山盟，而是海誓。台北以北的天氣，海港和雨幾乎結下了最親蜜的姻緣，沙灘前面是海，滔滔不盡滾滾來的潮流。沙灘後面便是這小鎮裡的幾個小村，小村裡住着我們。四天三夜已經剩下兩天一夜，彷彿隔絕了世俗塵埃，和大學生活脫了軌距，快樂的情懷。山上住着幾許人家，人間又煙火。我們說我們嚮往古代，在於她的豪情俠意及文化的情粹，也因此我們那麼愛山和海；打從第一次走過沙灘上的足印開始，在遠遠的半島上，家鄉在那裡。而我們已經和海許了願，要為文化大國

做一點事，悠遠才是傳統的。是以每次走在灘上，追着潮水湧來湧去，心中就樹立着那看不到的山河。在月色下，感山河之冰冷，刺骨的寒涼。

所以坐着看海或者走長長的沙灘，都成了生活中的一大支流，流過時間的魔掌，湧動不平靜的心。生平最大的憾事就是無法把愛寫成最完美的詩篇，但我企圖嘗試，在迷濛的雨中爲理想的夢土畫上一筆。也許我該回去了，回到成功村，告訴他們剛才我多麼孤獨；寂寞的海灘是沒有人走過的。而立下誓言，却有那麼重大的使命，期待完成，也許倒影在潮水中的，一切我們會看得不清楚，但既然和海立下了盟約，也不悔對海的一份愛了。真的，我該回去了，回到成功村，再和她到天祥村，站在大宋愛國英雄文天祥的銅像前，給于一份最敬意的膜拜，然後唸着那七個字：「留取丹心照汗青」，跟她在水池旁發呆了一陣子，也許這樣，海會更美些，因爲我們至今未曾離去。

稿於三月廿七日金山成功村

陸永漢

聲調

一 海岸

將一粒石子拋向窗口，漫不經心似的，已是黃昏，而我就坐在滿是時間鑿痕的岩石上，看着眼前湧現的海。

橫跨出海，在那麼明亮清澄的天空下，清冷沁涼的海水在我額際，低吟的浪花和水聲，如一首童謠輕唱，震醒了天色和記憶：因為我曾經有過那麼一片海岸。

直到這個黃昏我回來了，站在岩石上，把海岸也站得深陷下去，掬一把海水潑在臉上，一種酸澀味道在舌間流轉，彷彿我細小但模糊的身影還在水面上，多年以前，這片海岸。

(七二年)

二 蘋果

我手上拿着一粒蘋果，那是母親花了時間選擇辛苦地擠上巴士從城裏買來的。我輕輕地摸撫它，它的外皮是那麼地柔亮光滑，它的色澤鮮艷美麗，它驕傲着它的成熟光輝，照亮了這個慵懶炎熱的下午。

我一口口地吃着這粒蘋果，清甜和飽滿的感覺溢滿口腔，直到只剩下一枚果核，我還是讚賞不已。

我把那枚果核置放在庭階上，任風吹拂，轉眼間它已變成褐紅色，腐爛的氣息將不久泛浮在風中。我想：從泥土中來的，必須回歸泥土，那是永恆不變的規律。

只是，我還是讚賞不已，這顆蘋果。同時也感謝母親特地含辛茹苦將它帶給我，因為：紅潤的蘋果如一張嬰兒的臉，也恰如我那枚童年，那麼教人懷念。

(七二年)

三 星夜

將手一圈：噢，星夜。

一個星夜。星光如雨，雨如輕塵，飄飛，浙瀝，靜止地落下來。落濕了的心緒，隨着我沉澱下來，像一股清淨的水流。

我真的在星夜下走着，肩扭着的是星光，頭頂着的是一個天空。風穿過我，我甚麼都不是，沒有知覺，聽到風唱，虛幻中，左右前後，好像都是幽靈魅影，夾着那麼一聲嘆息。

(廿五·二·七二)

四 臉譜

有時在夢中，有時在醒着時候，半浮半沉地飄游。在腦中的是，多張臉譜，那是童年時多次觀粵劇而留下的影像。而令我懷念的是：父親的臉譜。

從父親的臉譜中，我讀到而且看到：山川河岳。但山川皆不動，剩下的是：枯草如衣帶般纏着山腰和頂峯的積雪；寒冷冰亮，如一座墓碑。從山峯到山下，有一列殘踏得好狠的足印，那是一條路，父親走着。

孤獨地走着，我每次看到父親的側影，總是這樣地想着。

孤獨地走着，我可以肯定的是父親的心靈。我永遠也不知道父親的心事和抱負，更不必說了解。我只覺得父親有一股嚴厲神情，只能遠觀，不易接近。唯一可讓我進入的，恐怕是父親的臉。

而臉譜代表着什麼呢？

山川河岳？是的，我看到的也僅是這些，但我看不到的却是，一個謎連接一個謎似的，朝着我擱下來……

五 16.2.72 古堡觀日落

古堡之上，我們站着，怔忡地向着日落。

有一些枯草，纏着我們的腳跟。雙手摸着一尊青鏽廢炮，炮身斑剝，色澤暗淡，有一些寒意，又帶了一些戰火餘燼的意味，這應該是誰的觸覺？

我們看到的是一片安詳的景色：

靜定的海水，淺欄的夕照。

景色，使我們忘了，在歲月深處有炮手的臉，有那遺忘了的血漬，戰火和灰燼。在這重覆的日落，炮台無聲無息，爛爛的海水洗岸上人們的容顏，也照亮了我們眉宇間的顏色，和古堡幽深的側影。

一直等到陽光快要隱沒在海中，在怔忡間，一朵豐盈的晚雲，輕輕的貼在眼前，似乎垂問：我們的方向。

我指着海中船上的一支旗旌，在晚風中飄飄不已。

（七六年九月全部重修）

(三) 中國新詩集總目

張伯儒

蠹餘草

青島

一九四六年

雪茵

夢痕歌集

湖南湘報社

一九三八年

陳志華

茅屋

上海新文化

一九二四年

陳醉雲

玫瑰

春潮

一九二八年

陳凝秋

追尋

勵群書店

一九二八年

紫色的歌

哈爾濱笑山書店

一九三〇年

陳翔冰

春的夜曲

秋野社

一九二九年

盈盈集

上海文化生活

一九四八年

陳樹人

寒綠吟草

上海知平社

一九二九年

陳夢家

不開花的春天

上海良友

一九二九年

在前綫

上海新月

一九三一年

夢家詩選

上海時代

一九三六年

夢家存詩

上海開明

一九三四年

鐵馬集

上海開明

一九三四年

夢家的詩

著者書店

一九三三年

心曲

北平紫白書社

一九三五年

春之詩

上海旭光社

一九三三年

火把已成了灰燼

東流文藝社

一九三五年

宇宙之歌

福州詩之葉社

一九三六年

陳學英

秋水集

福州詩之葉社

一九三六年

陳子鶴

宇宙之歌

東流文藝社

一九三五年

陳鶴吟

火把已成了灰燼

上海旭光社

一九三三年

陳鶴吟

春之詩

北平紫白書社

一九三五年

陳鶴吟

心曲

著者書店

一九三三年

陳敬容

交響集

上海星群

一九四八年

陳江帆

南國風

香港南國社

陳原

母與子

詩創作社

陳學昭

敗絮集

上海大東

陳湖

黎明

人文

陳明中

愛與生命

光華書局

一九三〇年

曹唯非

微痕

上海泰東

一九二六年

曹雪松

愛的花園

群星

一九二七年

曹葆華

寄詩魂

震東書館

一九三〇年

落日頌

上海新月

一九三一年

莊晴光

生命的顫動

南京書店

莊湧

突圍令

七月詩叢

曼尼

斜坡

上海新文化

一九二四年

畢奐午

掘金記

上海文化生活

畢彥

今夜的祝福

土星筆會

一九三五年

常任俠

毋忘草

野浪

奔流

新宇宙

梅子

光的閃動

血光

梅英

天明子

血光

莫洛

渡運河

上海星群

陸志章

不值錢的花果

渡河

上海亞東

一九三三年

渡河後集

上海亞東

一九二七年

申酉小唱

一九三二年

陸鼎清

低訴

上海神州國光社

一九三二年

陸印全

柔夢帖

上海詩歌社

一九三四年

紫烟

紫烟

星光

一九三一年

馮乃超

紅沙燈

上海創造社

一九二八年

馮燾章

夢後

上海紫藤部

一九二八年

馮至

北遊及其他

北平沉鐘社

一九二九年

昨日之歌

北平北新

一九二七年

十四行集

文化生活

一九四九年

馮雪峯

真實之歌

作家

一九四三年

靈山歌

馮玉祥

抗戰詩歌集

三戶

詩歌近作集

三戶

抗戰長歌

華中

馮振聲

流影

沙泉社

馮騰

沒落集

漢口華中公司

馮白魯

囚徒之歌

一九三六年

會今可

愛的三部曲

上海新時代

一九三一年

落花

上海新時代

一九三二年

兩顆星

上海新時代

一九三三年

小鳥集

上海新時代

會卓

門門

夜城

會平瀾

平瀾詩集

群衆

焦菊隱

夜哭

北平北新

一九二六年

他鄉

北平北新

一九二九年

黑炎

戰線

現代書局

一九三三年

總清算之歌

世界編譯所

彭子蘊

日出之前

女子書店

一九二三年

彭一民

水木集

自然文藝社

一九三六年

彭桂粵

震聲

質揚靈

殘茶

賀宜

小草

上海草芽

雲裳

朋友們的詩

上海新時代

章晴嵐

南中國的歌

黃文博

停雲集

廣州萬國

一九三五年

黃天石

獻心

廣州受匡出版部

一九二八年

黃藥眠

黃花岡上

上海創造社

潮城之一夜

舞宮前

上海光華

黃震遐

黃人之血

上海前鋒社

黃懺華

羽水

南京書店

黃之鈞

瘋狂的小羊

黃照喜

愛的症候

上海現代

黃曙霞

遊學的哀歌

上海野草社

黃寧嬰

荔枝紅

詩創作社

民主短簡

上海文化生活

潰退

人間書屋

湯敏敷

獨唱

上海野草社

湯增敷

姊妹的殘骸

漢文

程鼎鑾

雪裏月

北平北新

程少懷

流浪者的歌曲

上海啓智書局

傅尙果

時間的大木船

北平北新

閔之寅

春深了

群衆

溫流

我們的堡

上海聯合社

溫梓川

咖啡店的侍女

上海世界書社

葉穎林

歸去集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六年

一九二六年

一九四八年

一九三〇年

葉 沅

不是詩

葉非洛

昨日之衣

葉伯和

伯和詩草

隕 星

西南行

詣 之

會心的微笑

萬 曼

淡霞和落葉

新 林

荒谷

蒂 克

小蘭花

裘柱常

餃人

雷承道

承道的詩

雷不榆

小蠻牛

雷石榆

沙漠之歌

雷導衷

愛的殘痕

賈 芝

水磨集

路易士

行過之生命

上海飄流曲

易士詩集

北河沿畔

楊晶華

受難者的短曲

心曲

沙龍社

一九三五年

上海前夜書店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六年

上海新文化

一九二四年

上海現代

一九二八年

正中

上海文化供應

光華書局

一九三〇年

泉社

一九三五年

上海未名書屋

一九三五年

星花

一九三五年

星花

一九二六年

上海開明

一九二八年

北平北新

一九二九年

北平北新

一九二九年

鄉曲

樂華

一九三六年

春之感傷

上海開明

半年

他的天使

迷離

花園

上海創造社

一九二七年

楊正宗

燕影集

上海華通

楊伊

將軍笑了

虞琰

湖風

現代

一九三〇年

葛賢寧

海

北平北新

一九三三年

鄒荻帆

荒村

北平北新

一九三四年

意志的賭徒

塵土集

七月詩叢

一九四〇年

雪與村莊

上海文化生活

木廠

上海文化生活

國際縱隊

詩歌社

青空與林

建國

睢陽鐵浪

睢陽鐵浪

一九二七年

聞一多

紅燭

上海泰東

一九二三年

死水

上海新月

一九二九年

蒲風

茫茫夜

中國詩歌會

一九三五年

六月流火

鋼鐵的歌唱

引擎

一九三五年

生活

詩人俱樂部

一九三六年

搖籃歌

詩歌

一九三七年

抗戰三部曲

詩歌

街頭詩歌

詩歌

黑陋的角落

詩歌

在我們的旗幟下

真理的光澤

可憐蟲

創造者頌集

取火者頌

長江集

鴛鴦子

金樂集

荷花

樂園

天真

戰號

人間書屋

上海開明

新教育

上海生活

一九二八年

一九三七年

蒲柳

樓樓

趙景深

趙頌年

鄭振鐸

鄭敏

鄭敏詩集

上海文化生活

一九四九年

鄭思

吹散的火星

鄭一絮

春雨樓頭

福州詩之葉社

廢名

水邊

潘漠華

漢華的詩

湖畔詩社

一九二二年

綠原

童話

七月詩叢

一九四二年

又是一個起點

七月詩叢

一九四八年

蔣光慈

哀中國

上海現代

新夢

泰東

鄉情集

泰東

哭訴

春野書店

戰鼓

北平北新

光慈詩選

上海現代

蔣山青

無譜之曲

上海泰東

一九二七年

戰鬥大別山的谷口

蔣一木

民族之歌

上海現代

蔣有林

青色的戀

開封四方社

膝剛

金字書

香港南國社

膝固

死人之嘆息

光華

一九二五年

歐陽青

絮語集

風訊

■本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得獎者是美國的沙白羅，下期我們將介紹他的一些作品。
■鄭百年以優美的文筆，勾劃出中國詩的流變史，作為吳戈「中國新詩集總目」的序言。

■鄭百年博士將於本月中旬赴英倫作研究八個月，希望他在這期間，「研究不忘創作」，源源把稿寄回來發表。

■黃潤岳校長近期將離加拿大回返本邦。

■「犀牛散文選」已出版，內收川谷、江振軒、思采、梅淑貞、麥秀和歸雁六成員散文共五十七篇，訂價二元五角。

■郵購處：Teh Boon Chooi, 317, Tanjong Tokong Penang.

■十月下旬，新加坡一群作者，流川、謝清、南子、文愷、賀蘭寧、望無際、家毅、花遠等，在友聯書局經理室跟鍾德盛、悄凌及川谷，就蕉風的編輯與發行等問題舉行座談會，坦誠地互相討論。

這群作者所提的意見，有提高稿費、改善編輯方針、加緊讀者作者間的聯繫，加強銷售制度等等，大家更殷切盼望本刊能建立本身風格、擺脫外來影響。

蕉風（本地其他文藝雜誌也一樣）生存之困難，大家有目共睹。廿年來，它一直由友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以一條臍帶將之維持至今。作為文藝作者的一份子，願大家有一分熱，發一分光，繼續不斷為文壇獻出綿力。我們也相信，文學既是精神產品，精神上的收穫也必然大過物質上的報酬。

蕉風月刊訂閱辦法

-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六期二元八角，全年十二期五元五角，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 訂閱者請將訂費掛號，或者換成郵票，連同下列表格寄交：

蕉風月刊訂閱部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
風
訂
閱
單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訂閱期數	期起至 期止
訂費	\$
註備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CHINESE LIBRARY**

KDN 9254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285 期 ●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號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Ag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89876

\$0.50 senaskah 定價五角